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二卷四期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富全會社



大炮台



中南洋兄弟公司草烟

藏書館 國圖 南京

目 次

第九十四期目次

民國十三年六月初五日發行
陰曆甲子五月初五日發行

□ 端陽特刊

鍾馗啖鬼 程瞻廬

端陽節景歌 陸律西

太倉競渡竹枝詞 王定庵

端陽樂苦詞 朱楓隱

□ 短篇小說

一個三十年前的死強盜 向愷然

春香 許瘦蝶

破鞋子先牲月譜 程瞻廬

政變軒聞 鄭逸梅

獨身之父 朱大可

海天閒話 鄭逸梅

文壇趣話 施濟羣



紅雜誌

大合串

吳語探原

胡寄塵
程瞻廬

新舊文豪

健碧斑紅館主

隨便談談

高天棲
趙仲熊

原來是他

薦保之累

潘鉏農

稷門萍梗錄

王受生
顧明道

正誼齋漫墨

曼陀羅室主人

塵譚

鄭逸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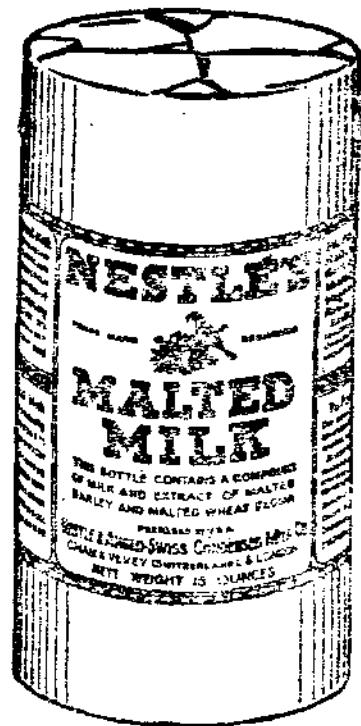
銀燈小記

長篇小說

江湖奇俠傳（三集）（九張）………不肖生

第三十九回 陸偉成折桂遇奇人 徐書元化裝指明路

雀巢牌麥精牛奶奶粉



各大藥房

色特大四

- (4) 四時皆宜
- (3) 質美味甘
- (2) 定價最廉
- (1) 用法簡便

贈券

奉上郵票八分請
將雀巢牌麥精粉

一樣瓶寄下此致

上海及天津英瑞

煉乳公司

姓名

住址

紅

均有出售

五洲大藥房

營業概要

本藥房運售歐美各國著名藥廠原料藥材選擇精良並自製人造自來血等家用良藥數百種歷蒙工商醫學各界光顧贊許本藥房不勝感幸並於西歷一千九百廿年特派代表赴歐美各國考察製藥事業並訂定英美德法諸大藥廠廿三家為遠東總經理凡該廠出品原料藥材醫院紅十字會及各科醫生應用器械藥物各工廠學校化學用品干片白金紙婦女化妝香品等均歸本藥房獨家經理到貨迅速代客定貨取佣甚廉復於上年特出鉅資收買前德商固本肥皂廠內部完全德國機器除照常製造各種香皂粗皂外復藉引擎餘力暨製皂副產精製工業化學藥材等以供獻社會需用尙希愛國諸君子源源賜教無不竭誠歡迎

總公司(上海)五洲大藥房(寫字樓)四馬路(中一〇九〇)

進貨部(中一〇九一)
營業部(中一〇九二)
製造廠(西一七六二)

製造廠(上海)五洲固本廠(徐家匯)電話

議員張書元君聲稱彼曾患胃弱不化之症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
功力得獲胃經強健矣

內弟軍醫竭力勸余試服



曾下閣胃患症否

胃弱不化疼痛等狀幾乎無人不患而當夏天爲尤甚患者厭惡食物或食後飽脹胸悶昏沉欲睡甚至頭痛嘔吐於是身體虛弱惱怒成性精神不濟其故乃因血薄如水所致也且暑天更甚其療治之法惟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加增其血液使血液強健有力可也因服後立即使消化有序胃納增進神清氣爽夜睡安寧其故因血健則腦筋亦健週身有力矣即如浙江省議會議員浙江省長公署諮詢張書元先生由原籍溫州來書云鄙人素體羸弱自本屆被選爲省議員後政學各界酬酢往來事務紛繁體力愈覺不支時患頭暈目眩胃不消化等症雖經延聘中西醫調治百藥無效幸鄙人有內弟戴青現在省垣供職軍醫曾經試服大醫生紅色補丸治愈相同之症特勸鄙人購服不半打諸恙盡消現下體格豐盈腦力強健飲水思源實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力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鍾馗啖鬼

程瞻廬

大唐進士鍾馗先生，一聲怒吼，滿面鬍鬚，都似蝟毛般的活動起來。一雙吉莫靴，把地皮踢得怪響，連連的嚷着：「誰希罕這進士？誰希罕這進士？」

鍾馗的小妹，打扮得花枝一般，正從繡房裏嬌嬌婷婷的走將出來，聽得哥哥在廳堂上大呼小叫，芳心裏暗暗打量道：「哥哥又在那裏大發牢騷了？還得出去解勸解勸，才是道理。」

「哥哥你不希罕進士，希罕甚麼？」

「科舉早停了，進士不值錢，地下的新鬼不是畢業生，定是博士碩士學士。我雖有吃鬼的本領，只吃些頑固鬼、腐敗鬼，似這般簇新頭銜的博士碩士學士，氣餒萬丈，高不可攀，他們不把我鍾馗吞入肚裏已是幸事，我又怎敢吞啖他們呢？」

「哥哥不要這般說，進士雖不值錢，畢竟是個兩榜出身，你遇着博士鬼、碩士鬼、學士鬼，雖然吃他們不得，但是遇着秀才鬼，抓來便吃，也可以夠你一飽。」

「妹妹不要小覷了秀才鬼秀才鬼有酸有辣酸的抓來便吃辣的可吃不得。」

「秀才鬼也有辣的麼？」

「怎說沒有辣的秀才鬼比我這進士鬼萬倍厲害我鍾進士到了冥間只會吃鬼秀才鬼未死以前卻會吃人從前有一個生性最辣的秀才一口氣吃盡八百萬人民你想他多麼厲害我吃鬼時一個個的吞下他吃人時八百萬做一頓飽他到了冥間我只得退避三舍他有這般吃人的大本領要是到了冥間也扯開了這張大嘴把衆鬼狂吞大嚼起來只怕十八層地獄裏的許多鬼魂也不夠他做一頓點心」

「這秀才是誰？」

「妹妹他也是大唐時代的人啊大唐時代有兩個奇人一個是吃鬼的進士便是我一個是吃人的秀才便是他」

「哥哥我明白了你說的便是黃巢黃巢是大唐時代的一名不第秀才殺人八百萬積屍成岸流血成河確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然而如今的秀才酸的多辣的少再要找第

二個黃巢不但陰間罕有便是陽世也難逢」

「妹妹這也難說……」

兄妹倆談話的當兒外面的鬼卒們早捉到了許多小鬼請進士爺做中餐向例捉到了小鬼鍾進士只是張開了血盆大嘴抓來便吞有些是吃的有些吃不得的一古腦兒都吃了往往不容易消化這一番他可把細起來他知道病從口入從前吃鬼不慎常常發生胃病受累非淺喫一次虧學一次乖陽世有慎食衛生會陰間也有慎食衛死會鍾進士便是慎食衛死會的會長他把捉來的許多小鬼細細的審查一下子凡是犯着以下諸項的一律不吃。

一、不吃矮鬼矮子肚裏疙瘩多倘把矮鬼吞入肚裏矮鬼肚裏的疙瘩便變成了自己肚裏的疙瘩怎會消化所有捉到的矮鬼一律給狗吃本進士不要吃。

二、不吃刻薄鬼刻薄鬼專會刮削要是誤吞入肚便在肚裏興妖作怪肚腸裏的脂膏都要被刻薄鬼刮削淨盡所有捉到的刻薄鬼一律給豬吃本進士不要吃。

鍾馗喫鬼

四

三、不吃鴉片煙。鬼鴉片烟鬼滿肚皮都是煙膏。要是誤吞入肚容易沾染煙癮。所有捉到的鴉片烟鬼一律給牛吃。本進士不要吃。

四、不吃賭鬼。賭鬼誤吞入肚便在五臟殿抽頭聚賭。再也不得安寧。所有捉到的賭鬼一律給馬吃。本進士不要吃。

五、不喫強盜鬼。強盜鬼誤吞入肚便在肚皮裏幫票勒贖心肝五臟不免受刦奪之災。所有捉到的強盜鬼一律給鬼卒們喫。本進士不要喫。

經這一番挑剔可喫的鬼只有寥寥幾個。鍾進士不肯囫圇吞下。開了一張菜單吩咐鬼廚房照樣包辦。菜單上開的是：

一、蛋炒偷飯鬼 仿照陽世蛋炒飯炒法

二、紅燒赤髮鬼 仿照陽世紅燒魚翅燒法

三、油煎大頭鬼 仿照陽世獅子頭燒法

不多時鬼廚房照樣辦好。鍾進士便和他小妹舉杯暢飲慶賞端陽。

四、醋溜秀才鬼 仿照陽世醋溜黃魚溜法

五、鬼頭鬼腦湯 仿照陽世脊腦湯煮法

六、鬼肉饅頭 仿照陽世之人肉饅頭做法



端陽節景歌

(仿無錫景調)

陸律西

蒲艾挂門牆呀 佳節又端陽
要那格奉負末 錦綉好時光
節闕不易過呀 還帳莫蹉跎
臺那格高築末 真是沒奈何
戲演雄黃陣呀 白蛇現原形
杯那格春酒末 幾乎了殘生

今年格天氣不煖又不涼呀 家家末……都把酒來嘗 不
挖東格補西趁早去張羅呀 中央末……軍餉欠得多 債
貪杯格行樂惹出禍殃根呀 軍閥末……做壽笑盈盈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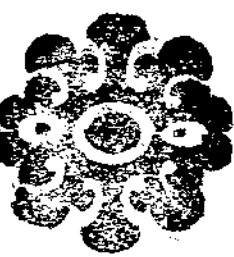
端陽節景歌

一

端陽節景歌

二

枇杷一樹金呀。彈丸脫手成。分明格黑鐵偏要叫衛生呀。一匣末……節禮送上門。一聲那格轟炸末。石破又天驚。
南方大元帥呀。驀地遭飛災。靈符格妙藥無計去安排呀。謠傳末……東坡喪海外。鬼門那格關上末。重又放回來。
驅邪並伏魔呀。高高掛靈符。迷信格習慣到底難破除呀。京兆末……求雨救乾枯。
鄆那格鐵牌末。大家笑胡盧。
小兒笑嬉嬉呀。穿件老虎衣。邪魔格外道不敢來相欺呀。威風末……不出新華裏。
鵠那格仗勢末。截穿老虎皮。
競渡鬧龍舟呀。簫鼓放中流。洋那格興歎末。怎去出風頭。
把持格鈞軸。一心想出遊呀。十萬末……旅費難搜求。望



太倉競渡竹枝詞

王定庵

一年令節又端陽。競渡龍舟俗未忘。幾日西城停畫舫。語音輕脆滿吳娘。（觀渡例雇畫舫蘇州船戶皆以四月杪來趕集）

烟江點綴一番新。金鼓喧雷浪濶銀。凝碧橋連水仙廟。畫船排着看迎神。（凝碧橋水仙廟一帶爲遊船薈萃之處）

衣樣新裁薄薄羅。靈蛇高髻翠雲窩。凭舷都架金絲鏡。準備來船門眼波。

搖將水轡路西東。列坐燈棚暢午風。偏是熟人難避面。一來一往總相逢。（畫舫往來遊行謂之

太倉競渡竹枝詞

太倉競渡竹枝詞

二

搖水轡

瓜皮艇子蕩中央。來去遊人喚渡忙。怪底生涯偏不惡。操舟都是小漁娘。

船到龍門便打招。當風旗蓋亂飄搖。兒家生習烟波慣。蘭槳隨來試一遭。）龍舟急棹旋轉謂之

打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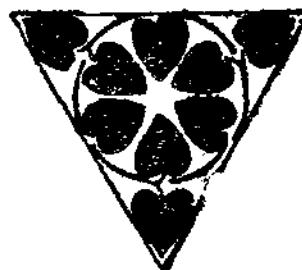
船娘妝就也娉婷。桃葉迎來楫不停。僥倖李暮偷簫笛。清歌分與別舟聽。）遊船櫛比而泊一聲
清唱鄰舫皆聞

月臺水榭夾江分。臺上嬌音船上聞。繡戶閨人小家女。看來脂粉總如雲。
晚潮落後鏡波平。兩岸停櫓酒續傾。收拾繁華轉清麗。一鉤月上萬燈明。
來時暄熱返時涼。柔橹聲中歸路長。燈下尙多評論處。誰家姑子最新妝。



端陽樂苦詞

朱楓隱



日月不居。端陽又至。雖然同是端陽。而度此端陽者之境遇不同。卽其度此端陽之心理亦異。爰寄望江南調成端陽樂。端陽苦小詞各四闋。錄寄紅雜誌。亦聊應節景云爾。

端陽樂。最樂是軍人。蒲劍何如槍。托柄蒜拳怎及勃郎甯。到處任橫行。

端陽樂。最樂是財翁。符掛辟兵。（見千金月令）難綁票縷穿長命。（見風土記）可還童。（懸此縷者勝返老還童術多矣）蒲酒飲金鍾。

端陽樂。最樂是兒童。鬪草（見荆楚歲時記）要青（見日下舊聞）荒野外擊球射。



端陽樂苦詞

三

柳。(見金史世宗紀)廣場中節假值天中。

端陽樂最樂是娘姨角黍鯀魚盈檻擔枇杷桃子滿籃携送禮笑迷迷(喜其可以得賞封也)

右端陽樂詞四闋

端陽苦最苦是財神軍警餉銀全沒着佛郎借款尙無成怎度節朱明

端陽苦最苦是窮民糧斷何來蓬餌啖囊空詎有蔗漿吞(見蘇轍端午帖子詞)

蚊帳當錢文(吳俗端午日當蚊帳例不起利)

端陽苦最苦是瘟生楊梅毒瘡方徧體枇杷節禮又登門(謂妓院索帳之盤也)

獅吼聽獰獰

端陽苦最苦是寒儒校內教薪連月欠囊中沙壳(最小錢名)半文無咄咄手頻

書

右端陽苦詞四闋



盜強死的前年十三個一

然·愷·向·

在下有一個十多年的同鄉老友張君爲人甚是精明幹練思想也甚新穎對於神鬼怪異的事從來是力闢荒謬絕對不相信世間所謂神鬼狐祟等等乃實有其事最近四五年來在下和他都爲着衣食的問題各幹各的生活彼此不能會面直至昨日張君忽因其職務上的關係到了上海承他念舊之雅順便來探望在下一遭他來時在下正展開一張稿紙提起筆來打算做個短篇小說却因躊躇着篇中情節還不會落筆寫下張君一來自不由在下不擱筆另換一種腦筋和他談論別來情事彼此東扯西拉的談了一會之後張君忽然笑着說道我昨日在輪船碼頭上買了一份新聞報看那快活林裏面點將會所記的神怪故事就想起我親身經歷的一樁怪事來可惜我不是點將會裏的健將不能拿這樁怪事去應卯在下聽了張君這話頓時想起他幾年前是個絕端不相信神怪的人此時說出這話來不待說他之所

一個三十年前的死強盜

二

謂怪事必然怪得有個樣子了。遂連忙說道：「你雖不是點將會裏的健將，我却是一個販賣希奇古怪的人。」把你怪事蔓給我包管，你有最好的銷路。張君點頭笑道：「你知道我在五年前是個極不相信真有甚麼神鬼的人，常說世間如真有神有鬼，總得使我親眼見見，我才相信。」嘵嘵誰知這次真使我親眼看見了？不但我親眼看見鬼的形象，並親耳聽得鬼的聲音，那怕比我再倔強十倍的人，教他是我這們經歷一次，也不怕他不相信。世間確有鬼。我經歷這事，在去年九月十四日，我這時正在長沙縣當第二科的科長。九月十四日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和我家鄉打鄰居一個姓杜名梓如的，忽然到縣公署來看我。這杜梓如也是個讀書人，因為身體弱，吸上了鴉片烟，幹不了甚麼差事，就仗着筆底下來得閒，常替人家做詞呈包打官司。不論官司輸贏，總得叨光些銀錢酒食。原是個沒多大出息的人，祇因和我家多年鄰居，我有時不能不敷衍他。這日杜梓如跑來說道：「我特邀你同去福源巷會一個客，你務必給我的臉同去走走。我心想福源巷是長沙堂班聚居之所，和上海的清和坊一樣，因笑問道：『你邀我去會的是堂客麼？（湖南呼女人爲堂客）』杜梓如正色道：「不是，是個正經紳士。陳八太爺你知道麼？我點頭道：「不錯，福源巷裏面那一所很 大的公館，陳八太爺在前年花了兩三萬銀子買了做住宅，你就是邀我去會他嗎？」他前月爲退佃的事還

在這裏告了狀呢。杜梓如笑道：我邀你去，正是爲那退佃的事。不過，你不要誤會了！以爲我是因他告狀的。事求你幫忙。他仰慕你，託我介紹，想結交你。是眞的。我說退佃的事，本也用不着我幫忙。我有何德何能？他平白無故的仰慕我，甚麼你不要瞎扯淡！杜梓如指天誓日的證明了好一會，我却不過情面祇得和他同去了。到了陳公館，陳八太爺出來款接，十分殷勤。我疑心杜梓如有意要借我在縣公署充第二科科長的職銜替他自己擇場面思量。這種舉動也就太可憐了！在陳公館吃過了夜飯，陳八太爺親手搬出烟燈、槍來，就在花廳前面一間陳設很精雅的房裏，賓主三人輪流吞雲吐霧。起來，陳八太爺等到烟至半酣，才向我表示想結納的意思。原來縣公署附設了一個禁烟局，平日對於禁烟本是不過奉行故事而已。省長總司令以及各師旅長都是販烟販土的大股東，大老闆。教一個在縣知事手下的人如何敢認真說出禁烟兩個字？但是認真禁烟，雖屬不敢，然借着這招牌，敲一般沒抵抗能力的百姓的竹槓，倒是雷厲風行的。陳八太爺的財產誰也知道，是長沙頭等富紳之內的。他的鴉片烟老癮也是有耳共聞的。禁烟局垂涎了多日，祇因他那公館太大，不容易檢查。他正在刻刻防範的時候，恐怕冒昧去檢查，沒檢查出證據，倒弄得不好下臺，並且也找不着一個肯負報告責任的人。所以還在醞釀之中，不曾成爲事實。陳八太爺自然

一個三十年前的死強盜

四

早得風聲知道這種事多是由下面發動的巴結局長以上的人不中用要用釜底抽薪之法惟有利用有相當資格的人自己拿出點兒錢來託這人去買上囑下暗裏將這事情消滅免得成了事實花錢費事還得丟失面子承杜梓如的情拿我做有相當資格的人在陳八太爺跟前保薦了却又怕事先向我說穿了不肯去所以含糊其詞來邀我陳八太爺當面託我幫忙我自不能不應允這類事情認真說出來當然不是有品行有身分人幹的祇是我既在政界中混飯吃混了這們好幾年思想眼光都混的改變了在當日你我同讀書的時候以爲醒齷不乾淨的事現在都認做當然的事了在下聽到這裏禁不住笑問道你既然做當然的事却爲甚麼拿來當怪事說給我聽呢張君也笑道怪事就來了我若不把這當然的事說給你聽覺得以下的怪事太沒有來由於今閑話少說書歸正傳我當時和陳八太爺杜梓如談論到夜間十點多鐘因雨下的很大我便不回公署裏去了陳八太爺道了安置自回裏面去安歇我也有睡意了正打算解衣上床猛覺一陣冷風吹來壁間懸掛的字畫條屏都被吹得亂翻亂舞我以爲是陳八太爺剛才出去不曾把房門帶上強烈的秋風因此刮了進來才待回頭向房門望去陡聽得杜梓如在烟坑上一蹶劣爬起來喊道哎呀又來了這喊的聲音非常激越非常尖銳一聽就知道是受了極大驚嚇的人逞口喊出

來的我連忙掉轉身看杜梓。如時祇見一個身軀高大的漢子青衣青褲青布包頭面朝杜梓如立着看不出是何等容貌。杜梓如渾身如篩糠一般的抖戰目瞪口呆的望着大漢臉上已沒一些兒人色那種害怕的樣子誰也形容不出那大漢發出外省的聲音很嚴厲的說道你這東西全無心肝我上次託你的話你既當面答應了我爲何不對主人說說到這裏朝着杜梓如臉上一口吹去杜梓如跟着這一吹往後便倒倒在烟坑上一動也不動了我立的地方離大漢不過五六尺遠近想走上前問甚麼事祇眼睛一霎那大漢便不知去向了我這才不由得大吃一驚緊走到杜梓如跟前打算拉他起來問個明白誰知杜梓如已昏迷不省人事了祇口裏吐出白沫來我祇得高聲呼喚把陳家的幾個下人驚醒了跑來探看我將方才所見的情形對他們說他們也都覺詫異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大家忙着用薑湯解救杜梓如陳八太爺也出來了直鬧到天光將亮才把杜梓如救轉來杜梓如說道幾乎把我嚇死了我兩月前不是在這裏住了。一夜嗎那夜因天氣很熱八太爺在這房裏吸烟同吃到十二點鐘才進去我一個人燒烟燒得發起迷癮來了就橫躺在炕上昏昏沉沉的睡去約莫睡了一小時因手撩在烟燈上痛得我驚醒了張眼一看祇見一個身穿青衣青褲青布包頭的漢子坐在前面椅上一言不發我以為是八太爺當差的我正有些覺着。

一個三十年前的死強盜

六

一個人寂寞便招手叫那漢子到烟坑上坐好陪我談談那漢子真個起身到坑上坐了我燒好了一口烟讓他吃他祇搖搖頭不說甚麼我問了幾句八太爺的家事他也不答白我正疑惑難道這人是啞子嗎忽然見他立起身來就煙坑前面向我跪下我慌忙坐起問有甚麼話說不用這們客氣漢子才開口說道先生不用害怕我是不會害人的我是鬼並不是人當下我聽他說出是鬼的話心裏確實有些害怕但是已到了這一步祇好強自鎮定看這鬼的脚上彷彿着的是草鞋大着胆問道你既是鬼和我幽明異路人鬼殊途到這裏來找我做甚麼呢這鬼像是很悲哀的說道我是貴州人生前練得一身好武藝兩三丈高下的牆祇脚尖一點就上去了穿房越棟毫無聲息祇因結交了一般不正當的朋友專一打家劫舍在貴州省境內也不知犯了多少案子仗着有一身本領尋常捕快奈無我何儘管犯的案子堆積如山總不出貴州一步去今日三十年以前因為我結拜兄弟八個人同去劫一個單身珠寶客商誰知那客人的本領比我們兄弟高強多少倍我們八人中已有六個被他殺死了祇有我和一個姓金的腳底下比六人來得快逃得了性命不過性命雖逃出來了兩兄弟的力量究竟有限全省的捕快都合力同心的與我們爲難有八個人便不怕敵不過祇剩了兩個人畢竟不敢嘗試於是和姓金的商量就逃到湖南來到長沙的爲

這日探聽得這公館非常富足。家藏珠寶極多。就在這夜我兄弟二人同來劫搶我們打房簷上下來公館裏的。人都睡熟了。如入無人之境。一口裝珠寶最多的小皮箱被我先拿到手。我們從來是做了買賣事後大家均分的。誰人動手誰人把風都沒有分別。我那時既得了那口小皮箱便招呼姓金的得的彩已夠了。不用留戀。姓金的知道我那箱裏的東西不少。誰知他就起了毒心。同從屋上逃走的時候冷不防一刀將我劈死。把屍身攢在兩牆的夾縫裏面獨自得了那箱珠寶出家做和尚去了。可憐我的屍身在這公館的夾牆縫裏腐爛到於今沒人發覺。我這冤是沒有伸雪的時候就祇因我的骨殖在這夾牆縫裏不曾掩埋。每當秋雨淋漓起來實在不安得很。這公館的主人雖更換了幾次。然都是正走紅運的貴人。我不敢出來求情。難得換了此刻這個主人。所以我特來求先生請先生向這裏主人代達一句。這鬼說完我已嚇得不知怎麼才好。或者會隨口答應了他。這鬼祇一晃便不見了。我事後仔細一想。這話對八太爺說不得。一則八太爺才買這公館不到兩年。我若把這話說出來。八太爺必不敢再住在這裏了。并且萬一這話傳出去。想找個接買的人都很難。八太爺待我很好。我不可使他吃這大虧。二則這鬼說三十年來這公館的主人都是走紅運的貴人。因不敢出來求情。然則八太爺便不是走紅運的貴人麼。我想若把這話說出來。八

一個三十年前的死強盜

一個三十年前的死強盜

八

太爺聽了必不高興甚至還要說我存心捏造這些話來挖苦他有這兩種原因我所以決計不說以爲鬼真有靈不妨當面向八太爺去求那裏想到他昨夜是這們對付我他那面相之難看真是教人說不出畫不出杜梓如述了這一段鬼話直把我和陳八太爺一干人都驚得面面相覲陳八太爺說這公館並沒有夾牆祇有東邊是緊靠隔壁房屋建築的兩牆相連或者就在那裏面隨卽叫了兩個磚瓦匠來拆卸了些簷瓦用繩索吊了個大膽的工人下到牆縫裏尋覓果然尋出一副枯骨來皮肉衣服早已腐爛得沒有形跡了陳八太爺花了五十兩銀子買了一具棺木將枯骨裝殮了請了幾個和尚念了三晝夜經送到南門外義塚山裏掩埋了算是完結了這一樁怪事你說這事怪不怪我若不是親身經歷的誰說給我聽我也不會相信在下不覺呆了半晌說道你是個不相信鬼怪的人又說得這們確切我也用不着下甚麼斷語好在我正要做一個短篇小說且將你所說的情形一字不遺的寫出來給研究神怪的人們去研究便了

春香

許瘦蝶

麝薰濃護枕雙函
好夢驚回態尙憨
花氣一簾人意懶
草痕三徑蝶情酣
梅魂早識春前返
蘭韻還從靜裏參
日緩紅闌梳洗罷
芳華擷取上瑤簪



破鞋子先牲月譜

程瞻廬

古今大人物的著作裏面一定附刊一種年譜。分年紀事以便參考。現在提起的這位。破鞋子先牲（不曰先生而曰先牲，仿新文化家牠字例也）既不是甚麼大人。物也沒有甚麼著作品。況且運命又是很短的。當然不能有年譜。只好縮小範圍。替牠做一篇破鞋子先牲的月譜罷。

某年正月皮先牲誕生作三小姐附行子。

先牲姓皮。氏父皮匠。母針線娘。娘生時面作粉紅色。光彩奪目。三小姐見而大喜。曰。是兒根柢（跟底）頗厚出色。當行進步未可量也。遂乞爲寄子。寄子者俗名附行子。

也。

二月先牲隨三小姐遨遊花園偶不謹面留污點

先牲與三小姐關係密切根(跟)深蒂(底)固亦步亦趨未嘗相後某日三小姐遊園先牲亦偕往啓行之際拂拭備至三小姐每一舉步先牲必爲之按板或輕或重或疾或徐均與三小姐之步調湊合花園中淺草平鋪先牲徘徊其間不忍捨去遊人目光注射三小姐者亦注射先牲遊人脚蹤追隨三小姐者亦追隨先牲先牲趾高氣揚意甚自得而孰知樂極悲生三小姐偶一不謹失足泥淖中先牲面上遂留一絕大之污點

三月先牲見棄於三小姐置床下

先牲面上之污點拂拭不去三小姐意頗憎之然尙未遽與之絕也自三小姐復得一嬌豔可愛之附行子於是棄先牲如敝屣三小姐每出行不復使先牲追隨先牲遂如失勢軍人下臺政客無活動之餘地長日匿居床下塵封土裏顏色逐日以憔

憚。

四月先牲離三小姐繡闌作阿金附行子

阿金者三小姐之婢也偶掃床下見先牲笑語三小姐曰此等好腳色棄置可惜乞以付奴當使之活動三小姐諾之於是先牲遂離三小姐繡闌作阿金附行子阿金性喜跑路無事三十里不嫌疲乏恰與先牲之宗旨相合蓋先牲所抱之宗旨所謂

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也

五月先牲疲於奔命偶開口阿金飭縫工縫之

先牲供人奔走恆緘默不敢發一言顧阿金待遇先牲肆意蹂躪不加拂拭每逢跋涉長途踰越山嶺必與先牲偕行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長日僕僕道路疲於奔命於是緘默如先牲亦不免大開其口一吐骯髒不平之氣阿金見先牲開口立飭縫工縫之先牲無可如何乃復安於緘默

六月先牲面皮迸裂見棄於阿金置垃圾桶中

破鞋子先牲月譜

四

先牲之面皮雖非吹彈得破然而屢被阿金摧殘面上遂起裂痕久乃表裏洞穿創深痛巨阿金曰汝病已深吾當使汝作大解脫矣遽置先牲於垃圾桶中不復返顧。

七月先牲鬻身於荒貨攤身價二銅元

先牲既入垃圾桶自以爲骨化形銷不復出矣有丐者援而出之鬻於荒貨攤主人身價凡二銅元於是先牲遂爲荒貨攤上之陳列品與先牲爲伍者有喪妻之胡琴（言斷絃也）有捱餓之酒壺（言癟肚皮也）有方孝孺轉世之木梳（言敲去其齒也）有鄧伯道再生之算盤（言落去其子也）有李鐵拐下凡之香爐（言折足也）

有申公豹投胎之洋釘（言歪頭也）

八月先牲復鬻身於草棚中作江北奶奶附行子

草棚中之江北奶奶偶過荒貨攤以三銅元購先牲去於是先牲又作江北奶奶之附行子自經三度適人而先牲之行爲乃日趨於汚下或蹀躞糞窖之旁或往來爛

田。之。內。鵠。面。鳩。容。非。復。舊。時。色。澤。回。憶。當。年。追。隨。三。小。姐。時。凌。波。羅。襪。着。體。消。魂。隔。
院。清。歌。點。頭。按。拍。三。小。姐。作。鞦。韆。戲。承。我。於。畫。板。三。小。姐。作。西。裝。跳。舞。藉。我。於。文。茵。
三。小。姐。上。蹴。踘。場。我。爲。之。拍。球。使。起。三。小。姐。坐。華。美。之。包。車。我。爲。之。按。鈴。作。鏗。鏘。聲。
曾。幾。何。時。而。摧。殘。零。落。一。至。於。此。先。牲。撫。今。思。昔。不。禁。腹。痛。張。口。大。號。愁。腸。寸。斷。先。
牲。之。腸。斷。而。先。牲。之。口。乃。一。張。而。不。復。合。矣。

九月先牲自殺於爛泥田

先。牲。久。萌。自。殺。之。意。俾。與。江。北。奶。奶。脫。離。關。係。會。江。北。奶。奶。至。爛。泥。田。摸。草。薺。先。牲。
隨。往。泥。黏。如。膠。偏。體。沾。染。如。墮。溷。之。花。如。沾。泥。之。絮。先。牲。大。憤。曰。爛。死。於。沙。泥。吾。寧。
藥。之。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因。深。匿。污。泥。中。不。肯。出。江。北。奶。奶。力。拔。之。起。先。牲。大。
叫。一。聲。聲。如。裂。帛。肢。體。中。斷。如。腰。斬。焉。江。北。奶。奶。見。先。牲。已。死。乃。跣。足。踉。蹌。而。返。於。
是。乎。奔。走。一。生。之。破。鞋。子。先。牲。永。葬。於。爛。泥。田。而。不。復。見。天。日。

政變軼聞

鄭逸梅

戊戌政變。早彰史冊。然其間尙有一段軼事。外間知者絕鮮。項城容庵老人嘗有戊戌紀略。密交諸子。予曾輾轉假閱之。原文甚詳。約四千餘言。茲憶其大略如下。光緒廿四年秋。容庵奉召至京。夜在寓室秉燭擬疏稿。忽譚嗣同來見。謂有密語。須屏僕從。略寒暄畢。譚忽言及內患可憂。詢其故。曰榮某近日獻策將廢主。公蒙上恩。此事非公不能救。茲特與公商之。言次出一稿。內開榮某謀廢主弑君。若不速除。上之性命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命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代爲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布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速載袁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如不聽臣策。卽死在上前云云。容庵大驚。因詢以園何爲。譚云。不除老朽。國不能保。容庵謂皇太后聽政三十餘年。平難得人心。此事必不可行。譚云。我雇有武士。

多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但要公二事。誅榮某。圍頤和園耳。且必須今晚定議。我卽詣宮請旨。容庵謂事關重大。不可造次。今晚決不能定。並設詞推宕。因謂天津爲各國聚處之地。且駐軍若干萬。如何能辦此事。譚云。可以疾雷不及掩耳法。一俟動兵。卽分給諸軍硃諭。并照會各國。容庵云。恐累及皇上。容我熟思。待半月後當有辦法。譚云。上意甚急。有硃諭在。出示乃墨筆所書。彷彿上之口氣。大概謂朕銳意變法。但操之急。又恐慈聖不悅。飭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另議良法云云。因詰以此非硃諭。且無誅榮圍園之說。譚云。諭在林旭手。此楊銳抄示者。容庵知其捏造。答以事必妥籌萬全。不敢造次。譚連催謂議定須入奏。言時聲色俱厲。容庵遂告以九月卽將巡幸天津。屆時請上下一紙條。誰敢不遵。譚云。如不出巡。奈何。容庵謂可籌鉅金。請內臣力求慈聖。必得出巡。此事在我。儘可放心。譚云。報君恩救君難。立奇功。在於公。告變封侯亦在公。惟公自裁。容庵謂我受國深恩。斷不至喪心病狂。致誤大局。譚信起揖。又詰以兩宮究爲何不和。譚云。近因變法罷禮

部六卿諸內臣進讒。楊崇伊等又潛與榮某密謀。故意見更深。容庵曰。何不請上將必須變法意。詳陳慈聖。并事事請求。又不妨將六卿開復。以釋意見。何出此下策。譚云。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除老朽。始能順手。容庵因其志在危亂。無可再說。託爲趕辦奏摺。請其去。反覆籌思。若任若輩所爲。必至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詞意。五日請訓。因奏曰。變法非易。且操之太急。必生流弊。尤在得明達老成者。贊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果幹之士。但閱歷淺。不能慎密。倘有疏誤。關係甚重。上如動容無答。退下即赴車站。抵津。詣院謁榮相。略述內事。并道羣小結黨。煽惑謀危語。未竟。葉祖珪達觀察來。不得間。遂退。次早。榮相來。備述詳情。榮失色呼冤。曰。某若有是心。必爲天誅。越四日。榮奉召入都。臨行約誓。以死保全皇上。榮相曰。此事在我與慶邸。决不至累及上位。良以慈聖祖母也。上父親也。處祖母父親之間。爲子孫者。惟有出死力以調和。至倫常之變。非子孫所忍言也。



獨身之父

大·韻·
可·琴·
同譯

倘然有人問狄克却司推爲什麼要和愛斯麥克維姑娘訂婚他終吞吞吐吐沒有一個堅確的答覆問得極了不過說愛他的薔薇般的面龐和楊柳式的腰身罷了因爲他雖是倜儻風流然而對於婦女問題很少研究他從小生長在荒僻蠻野的墨西哥鄉間最初的時候是在那裏充當小工後來被他發見一個鐵鑄就此一躍而成巨富在紐約買了一所巨

屋過他的優游生活他和愛斯姑娘已經預備結婚了不料婚期的前數十天忽地接到墨西哥鑄裏的工程師裘潘登的一封電報說近來革命黨正在那裏起義土匪也乘機四出搶掠一人難以應付教他趕緊回去共圖抵禦狄克看了電報連忙差人去喚他的老友智利海蘭前來因爲智利是那邊鑄裏的法律顧問所以遇事和他商議智利道鑄裏的事情

獨身之父

二

委實很要緊的。不過你的婚期，即在目前不能顧此。失彼究竟怎樣布置呢？狄克道無論如何，墨西哥終要親自去的。我很知道，裘潘登的性情，不遇非常急變，不肯拍發這種急電。至於婚事方面，祇可宣告延期了。智利道：我想你還是拍個回電給裘潘登，說大婚期屆不克前來，否則我想愛斯姑娘決不肯答應。你罷，狄克搖頭道：他已知道我的婚期，所以我才着急。那邊事情定必非常危殆。智利道：我想世上的女子，別的事情都肯遷延，惟獨婚期，他們視若第二生。命，决不肯更改的。況且麥克惟夫人這番對他女兒的婚事，比較我們國裏的洪水之災和獨立戰爭，尤爲重要。狄克沉吟了半晌，道：既然這樣，待我打個電。

話給他看。他們怎樣說法？隔了片刻，他笑着進來，道：我告訴他們，鑽中將生變故，裘潘登一人勢孤力弱，難於應付，所以必要我親自前去。我並且告訴他，裘潘登前曾兩次出我於危，生死交情，有逾骨肉。我的身家財產，都蒙他在九死一生中奪回來的。現在他遇變故，我豈可袖手旁觀？延不往助，況且所爲的事，還是屬我自己呢？他們母女倆聽了我這番話，也祇好答應了。所以明天早晨就好乘頭班快車動身了。你務須同我前去，倘然革命成功，新總統要謀佔我邊，刻正盜匪崛起，萬一不測，也可免却他們許多手。

續了

狄克等智利去後便按鈴喚他的祕書陸開華姑娘進來道明天一早我就要動身到墨西哥去現有什麼要做的事可以趕緊辦理一下陸開華道祇有一張木廠裏的合同等着你簽字餘外沒有緊要的事說着便返身出去拿了那張合同給狄克簽好了字然後問他道狄克先生你果真要到墨西哥去麼那邊正在發現內情我想你此去是很危險的但不知你去幾時可以回來狄克道我現在不能預斷須到那邊察看形勢方可曉得他正說着忽見陸開華面色慘白渾身亂抖狄克詫異道你覺得不適麼待我動身後你也可去休息幾時但是我去以後你須送

一條新聞到通訊社裏去說我往墨西哥公幹去了。陸開華一一答應了方纔出去。

過了三天狄克和智利已都到了墨西哥的露克伯了裘潘登見了不勝欣喜連忙吩咐備酒和他們倆洗塵狄克道你的孩子呢爲什麼不教他們出來見我裘潘登道他們正在那裏洗浴不久便可出來了原來裘潘登共有五個兒子長的十四歲最小的祇有九個月他妻子產了不到三禮拜便去世了現在這一羣孩子都由他一人撫養隔不多時這一羣孩子扮得花枝招展般的跳了出來狄克見了恍獲至寶一一和他們接了個吻然後正式和裘潘登談起近日墨西哥的內亂狀況裘潘登道內亂倒平復了

獨身之父

四

不過土匪猖獗非凡。居然想來佔據我們的鐵鑄。我早想和他們決一個勝負。無奈這羣嗷嗷待哺的孩子怎樣禁得起恐嚇呢？從前妻子在世的時候，有他照料，出生入死毫無所懼。現在責任全在我一人身上。萬一不測，豈不要被這般毫無人道的土匪蹂躪死麼？所以我急急地拍電喚你們來，就可籌劃抵抗。票之策了。土匪的首領叫做傑三。他自稱爲民黨鉅子。然而他並不懂得革命二字的真詮。奸淫劫掠無所不爲。他會派代表來了好幾次，用恐嚇手段要謀佔據這個鐵鑄。還是我們給他錢呢？還是和他開火？狄克聽了，毅然道：「我們甯可犧牲一切，豈肯低首下心拿錢去供給土匪呢？」當下各人計議已定到了第

二天，便吩咐鑄工在鑄前堆積沙袋，預備作戰。這天午後，傑三聽見鐵鑄主人到了，又差人前去說：「你們主人既到那麼，從前所要求的款項快些交出，否則定要將鑄山毀滅了！」狄克惡狠狠對那來使道：「快些給我去對你匪首說：教他不要癡心妄想！他若來犯，便教他死在此地！」隔了兩個鐘頭，果見傑三領着一班土匪，約摸有五十多人，前來襲擊。狄克吩咐全體鑄工開始攻擊。狄克也隱在窗裏，開槍射擊。正在射得興高彩烈的當兒，忽見裘潘登的兒子，因爲被槍聲嚇慌跑了出來。狄克不覺大驚失色，連忙上前去掩護他。不料這班殺人不眨眼的盜匪，都把槍桿描準着狄克身上，射來。狄克隨生一計，假裝中彈仆在

幼孩身上。裘潘登當他真受了傷，連忙跑來想去救他。狄克阻止他道：快些回到屋子裏去，我是沒有着傷。但是他說得太晚了。裘潘登已經跑了十多步路，正要想縮轉去土匪的槍彈已像雨點般的打來。裘潘登胸口登時中了一彈，跌倒在地。狄克遂不顧危險，抱起裘潘登直向屋子裏跑。一面吩咐鑛工猛力還擊，並差得力的人襲擊他的後路。鑛工見經理受傷，個個咬牙切齒，奮不顧身殺上前去。

狄克將裘潘登放在沙發上，見他傷勢頗劇，就將創口用水洗灌淨，再將綢布包好。智利也滿頭大汗，跑了進來說：傑三已被鑛工擊死，現正追殺他們的餘黨。裘潘登聽說匪首已死，便笑着對狄克道：我是

不中用了。死後我的遺骸請你和我之妻葬在一起。現在最覺放心不下的是即此五個孩子。你想沒有妥當的人照顧他們？教他們怎樣能夠過活呢？狄克應聲道：這事請你放心，萬一不測，就由我撫養他們。我愛這五個孩子，恐和你不相上下哩！裘潘登聽到這裏，便對他笑了一笑，瞑目去世了。

狄克將喪事料理完畢，便帶了五個孩子和智利一併回到紐約家裏，並不將這事通知愛斯。他想請他母女倆前來吃飯，然後將這五個天真爛漫，雪膚花貌的孩子喚了出來，使他們大大的吃了一驚。想念既定，便命僕婦將他們裝扮起來，領到三層樓去。頑要等我按了三次電鈴，你便領他們到餐室來布置。

獨身之父

六

既畢便打電話給愛斯說是已從墨西哥回來教他們過來吃飯當有奇物貢獻只聽那邊愛斯道今晚我一定偕母親前來不過你說的奇物可否先告訴我麼狄克道現在我不便告訴你等你晚上來時我便給你看好了決不使你失望愛斯聽了喜不自禁暗想狄克說有奇物給我諒必是金鋼鑽或珍珠了他的母親道這兩種珍飾我們紐約有的很多不算奇物我猜奇物定是翡翠因為墨西哥的翡翠是很出名的愛斯笑道不管他鑽石珍珠翡翠那樣物件必定很希罕的了我們趕快裝飾起來預備早些過去罷一面狄克又喚了智利來道我已打電話給愛斯請他到此晚餐到了那時我便將這五個小孩給

他見面我想他母女倆見了這羣活潑潑地的小孩定要歡喜得什麼似的因為世上有愛情的婦女沒有一個不喜歡孩子的智力也點頭贊成到了晚上麥克維夫人和他愛女姍姍前來愛斯見了狄克首先問道你方才說的奇物現在可給我看麼狄克道等到餐時給你看便了我曉得你見了定要稱奇不置的愛斯也不便再問下去和他談些墨西哥的情形狄克便請他們都入餐室正餐之間狄克忽地接鈴三下只見五個小孩裝扮得花枝招展似的排着隊伍跳了出來愛斯大詫道狄克這是什麼玩意兒道你豈不是領來當繼子麼狄克道不錯他們都是

裘潘登的兒女我豈不是對你講過麼裘潘登是我畢生的恩人曾經二次出我于危這回第三次爲了

我他竟飲彈死了遺下這羣孤兒我不撫養他們叫誰人去撫養呢愛斯聽了冷然道你難道沒有聽見

過世上設有孤兒院麼要我們來擔負這個狠麻煩

的責任做什麼呢狄克道這些小孩必須要個母親

照顧他們才好雖然此間孤孩院設備得狠是遇到

慈悲婦人來照料他們第二天早晨就打電話給愛

斯道在結婚之前決將這羣小孩交給保姆看管不

我已答應他撫養孤兒他才含笑瞑目死的麥克維

夫人道據我想來不如將這幾個年歲大的送到學

校裏住宿那個小的另用一位保姆照顧他便了因

爲我的女兒嬌養慣的決不會幹這樣麻煩的事情

你今晚細細忖量一下明天給我們回話好了說着

氣忿忿的帶了他女兒逕自去了

他們去後智利對狄克道你切不可爲了兒女私情

辜負地下老友的情誼此事須你自己斟酌說着也

撫弄一回念他無父不覺淚如雨下決定另覓一個

慈善婦人來照料他們第二天早晨就打電話給愛

斯道在結婚之前決將這羣小孩交給保姆看管不

致使你有所失望愛斯方才勉強答應了這天陸開

華姑娘也消假回來了見了這羣孩子愛護非凡後來

聽見狄克說起他們父親捨己殉人的事情益形

痛愛狄克蹙着眉頭對陸開華道我已決定將這四

獨身之父

八

個大的送往學校裏住宿。不過最爲難的就是這個小的還沒有覓到一個妥善的人。陸開華毅然道這件事我來擔任好了。好得母親也是狠愛孩子的。狄克聽了很是歡悅。次日狄克親自將四個孩子送到一所小學校裏。那個頂小的也由陸開華帶去。這晚狄克失了這一羣小伴侶。荒涼孤寂恍如處身墳墓。的中間。祇得仍到俱樂部裏消磨他的獨身光陰。到了第二天心裏覺着這個小孩子比了愛斯尤勝數倍。等到六點鐘便到陸開華家去看這個孩子。一進了門便見開華正坐在地上逗他玩笑。狄克走對他笑道。倘然這個孩子的父親還在世上。他不知要感謝你到怎樣地步呢。我現在覺得這羣孩子去後。陡覺。

寂寞不堪。我想今晚仍帶回去。明天再交給你。你想可好。陸開華道。好是好。不過孩子如果不願意。你須趕緊打電話給我。我來領他。狄克滿口答應。帶回家去。又買了許多菓物預備喂給他吃。不料剛到家裏。孩子便啼哭不置。百計誘他終不能住。狄克一時惶急起來。便打電話去喚陸開華。不多幾時案上電話鈴聲又作。狄克一聽原來是愛斯喚他去吃飯。狄克纔着眉頭。道對不起。今晚不能前來。因爲孩子剛在病了。愛斯道。我不信你的話。狄克道。你不信儘可來。瞧說畢。便將電筒掛上。那時陸開華已經來了。說也。兩手撲入陸開華懷中。狄克見了不勝歡喜。道那麼。

狠。好。我。開。了。車。子。送。你。回。去。說。着。便。抱。了。孩。子。走。將。
出。來。狄。克。一。路。走。着。一。路。稱。讚。他。辦。事。靈。敏。不。料。剛。
到。門。口。愛。斯。母。女。倆。忽。闖。進。來。愛。斯。一。見。這。種。情。狀。
不。禁。怒。從。心。起。戟。指。着。罵。道。你。有。了。這。樣。賢。慧。的。女。
書。記。看。護。你。的。孩。子。連。你。親。愛。的。未。婚。妻。也。不。想。着。
了。你。既。要。同。你。歡。喜。的。人。出。去。逍。遙。那。麼。剛。才。在。電。
話。裏。直。截。說。不。來。好。了。何。必。推。三。阻。四。要。假。說。孩。子。
患。病。來。哄。騙。我。呢。我。曉。得。你。情。有。可。疑。所。以。特。地。來。
偵。探。你。的。動。靜。現。在。果。被。我。撞。見。了。狄。克。急。忙。分。辯。
道。你。說。的。話。都。是。毫。無。根。據。的。我。現。在。正。要。送。孩。子。
到。陸。開。華。家。裏。去。呢。愛。斯。冷。笑。道。明。天。再。會。罷。我。也。

不。來。耽。誤。你。的。公。幹。了。說。着。便。憤。而。然。去。到。了。第。二。
天。智。利。拿。了。兩。封。信。來。給。狄。克。拆。開。一。看。第。一。封。是。
愛。斯。寫。來。的。並。附。着。一。只。鑽。戒。要。求。退。婚。還。有。一。封。
是。寫。給。狄。克。和。陸。開。華。全。收。的。上。面。寫。着。我。們。五。個。
孩。子。要。求。你。們。倆。結。爲。伉。儷。可。以。盡。心。撫。養。我。們。下。
面。簽。着。灣。灣。曲。曲。五。個。姓。名。還。有一。行。是。寫。着。此。信。
由。智。利。大。律。師。證。明。狄。克。和。陸。開。華。呆。呆。對。着。看。了。
好。一。回。方。才。互。相。抱。着。接。了。一。個。吻。那。五。個。孩。子。也。
環。繞。着。膝。下。嬌。滴。滴。的。呼。着。爹。爹。媽。媽。不。置。那。智。利。
在。傍。笑。道。你。們。不。要。再。接。吻。了。快。些。趕。緊。預。備。罷。我。
要。替。你。們。去。請。牧。師。來。了。

海天閒話

鄭逸梅

巴黎美術會會長馥格林斯冬近作一滑鐵盧之拿破崙圖。縱一尺。橫一尺六寸。索價二千五百佛郎。爲一紳士購去。

紐約新社會雜誌。主輯者名凡玲尼雪。司年祇十有一歲。英某公爵邸。有一種變色異葩。夜間能發微光。勿紫勿紅。勿黃。勿白。蓋亦隨色而變云。

(譯婦女小月刊)

施濟羣

文壇趣話



(五) 徐卓呆之滑稽

▲眉眼傳情無了時

▲深情盡在不言中

徐卓呆在小說界中素有滑稽大王之號。其實不但是他的作品很滑稽。就是平時的一舉一動。差不多都含有滑稽意味。而他的一雙尊目。更可算是他全部滑稽的

代表。爲甚麼呢。因爲他的一雙尊目。我敢擔保他除了晚上睡覺之外。總在那裏同人家丟眉霎眼的沒有休息過一刻。去年

我同茗狂卓呆三人旅行蘇州。遇見了星社裏許多朋友。他們便替我們三人在形體上加一個定評。叫做『施脾趙瘦徐霎眼』真貼切極了。我就向卓呆說。我想改

文壇趣話

二

一句西廂記送給你。就是『眉眼傳情未了時』的未字改做無字。你看怎樣。卓呆連說好好。

去年年底我接到了徐卓呆的一封信。拆開看時不覺把我駭了一跳。諸位你道爲甚麼呢？原來他的信上一共祇有四個字。劈頭寫了『濟公』兩字。以下便是一篇點兒點到底。結末又寫了『呆叩』兩字。就算完了。阿呀。這種荒乎其唐的信。我簡直從沒有見過。後來一想。纔從恍然裏面鑽出一個大悟來了。因爲前幾天他在路上遇見我時。曾托我把紅雜誌的稿費結付與他。

那幾天恰巧本局的經理先生不在上海。所以沒有把稿費簽出。（按本局付稿費之支單須由經理副署）這信一定是爲這事了。我想他既會把『做不知所云』集序的方法來索稿費。我一定也要想個特別方法來回覆他。便把一張白紙連一個字都不寫。一點墨也不點。祇加上個信封。寄還給他。意思就是說沒有啦。過了幾天。又遇見了卓呆。他說。你這一回的事。我也可以把一句西廂記送給你了。你說那一句呢。卓呆笑道。就是『盡在不言中』啊。

滑稽小說



串合大

塵·寄·胡·

請看。做水滸傳的施耐庵。豈不是一位武生。做西廂記的王實甫。又會唱花旦。又會唱小生。做紅樓夢的曹雪芹。也是這樣。做三國演義的羅貫中。時而唱大花臉。時而唱老生。本領真大。但是各唱各的戲。不會在一起合串過。這倒是千秋的恨事。

近來由小說迷先生。傳出一種可靠的消息。說是這許多鼎鼎大名的角色。要在夢舞臺。合串一回戲。一時喜讀小說的人。和喜看戲的人都以爲是千秋難遇的機會。在前一個星期。就紛紛的去定座位。等到開演那天。不但是座位沒有。就是立足的地方也沒看官諸君請了。讀小說譬如看戲。小說中的人物。就是戲中的人物。小說的作者。就是戲中的角色。你們

大合串

三

的事啊。看完了。一天戲之後。少不得將那戲情詳敘下來。給一般不能躬逢其盛的人看看。使他們知道夢舞臺曾經演過了這一回熱鬧戲。閒話表過不提。且敘正文。

這時候王寶甫扮的崔鶯鶯上臺了。和崔鶯鶯爭寵的就是曹雪芹所扮的林黛玉。林黛玉和崔鶯鶯是結盟的姊妹。而且大家早已約定終身不嫁的。這時候崔鶯鶯剛在那裏想起他的愛人賈寶玉來。就走向寫字臺邊去。從抽斗裏找出來一張信箋。含毫磨墨。打算寫一封信。剛寫着寶玉二字。只聽見門外一陣脚步聲。鶯鶯知有人來。就把筆硯收起。將那張寫了兩個字的信箋摺疊起來。放在衣袋裏。忙去開了。

門。

開門一看。只見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盟妹林黛玉。忙叫了一聲黛妹。接着說。妹妹今天來的這樣早。林黛玉道。姊姊今天是獨身聯合會裏請我去演說的。他的秩序單上也列了你的名字。你也願去麼。我順便來問你一句。倘然願去。一同坐摩托去罷。我有現成的摩託卡。等在門口。

鶯鶯聞言。想了一想。說道。我幾乎忘記了。他們還是前兩個星期有信來約了我。我也沒有寫回信。只囑咐送信的人說。我知道了。屆時定必到會。誰知一擱。不是妹妹來約伴。我幾乎要失約了。林黛玉接着說。

道。這樣。說我來得正好。我們就同去罷。鶯鶯舉起手來。看了一看。手表說道。還早得很哩。還只有一點鐘。我們坐了一回。一點半去正好。

崔鶯鶯舉手。看手表的時候。剛才那張信箋。無意中落在地上。鶯鶯沒有知道。黛玉也沒有知道。兩人剛打算往房裏去。黛玉伸手摸衣袋。說道。啊呀。我袋裏的一個字條兒。丟在甚麼地方去了呢。一面說。一面低下頭去尋覓。剛低下頭去。果然看見地上有個字條子。忙拾了起來。當場不敢打開來看。一直塞入裏衣袋裏。自己暗想道。好險呀。這個祕密的字條兒。失落了。還不大要緊。倘然被鶯鶯拾去了。乃真要鬧笑話了。這樣的想着。兩人携手入內。不提。唉。黛玉所

拾的那個紙條兒。並不是他自己失落的紙條兒。乃是鶯鶯剛才落下來的那個紙條兒。可憐。在這時候。黛玉和鶯鶯都還沒知道。啊。這是第一幕。

第二幕開場。乃是二人同坐在摩托卡上。一面走一面談着。鶯鶯忽然看見自己身邊有一張摺疊了的紙。放在坐墊上。鶯鶯疑心是自己剛才沒寫完的一封信。落了下來。先伸手向衣袋裏一摸。不錯。果然衣袋裏的信沒有了。鶯鶯便不讓黛玉知道。將那張摺疊了的紙偷偷的摸着。放入衣袋裏去。唉。這張紙本是黛玉落在車上的。却不料又被鶯鶯拾去了。可憐。兩人交換了一個紙條兒。在這時候。兩人都沒有知道。還是一面走一面談着。所談的無非是獨身主義。

大合串

四

的問題不必多說。這一幕很冷淡這樣的便算完了。第三幕却極熱鬧。這一幕就是黛玉鶯鶯二人已經到了會場一個很大的演說廳前面掛了獨身聯合會的牌子廳上坐滿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有片刻會長上臺報告略謂。

今天特請崔鶯鶯林黛玉二位小姐演講獨身主義的真理二位小姐博學多能久著令譽今天既肯惠臨當有一番名言以開吾等之茅塞了。

報告既畢便介紹黛玉先上臺黛玉才說了一句。

我們女人家……

那臺下便有人立起來反對這人不是別人就是西廂記上的鄭恒只見鄭恒氣鼓鼓的說道你負了我

和張君瑞私逃了今天還厚着面皮跑到這裏來演說麼黛玉被他一說說得滿面通紅無話可答一般聽客都回首望着鄭恒鄭恒如發了瘋一般的指手劃腳在那裏罵林黛玉却不料又有第二位聽客立起來說道甚麼事甚麼事和張君瑞相好的是崔鶯鶯那裏是林黛玉呢這事有西廂爲證那裏來的瘋子信口誣人林黛玉是我的乾女兒怎好讓人家欺侮。

大家齊看這人只見他是個眉清目秀的美少年分明認識他是三國上的呂布便大呼呂布呂布但他爲甚麼又做起林黛玉的乾老子來了這真是笑話。正是大家議論紛紛的時候忽然閉了幕想是林黛

玉羞得不能開口。崔鶯鶯嚇得不敢上臺。這一幕戲實在再演不下去了。非閉幕不可。然在這極熱鬧的時候，閉了幕惹得一般看戲的人不痛不癢。這真是編戲人的大手筆啊。

第四幕開場便是林黛玉回到家裏，將衣袋裏的紙條兒拿出來一看，噏呀不好了，變了！乃是一張美麗的信箋，左邊下面印了「鶯鶯用箋」四個字，知道是鶯鶯的信紙，上面又寫了寶玉二字，認得是鶯鶯的手筆。噏呀呀不好了！他爲甚麼寫信給寶玉呢？那還了得！難怪問他不可正待驅車出門，不料鶯鶯已衝進來了。鶯鶯一見黛玉，便氣勃勃的說道：「黛妹，這是甚麼？這是甚麼？」一回事說時，手裏高舉着一紙情書。

書就是黛玉寫給張君瑞的。黛玉一看也已明白，忙道：「姊姊，你要問我是甚麼？我先問你是甚麼？」說時，也將那張信箋拿出來。到這時候，彼此都拆穿了。也不講理，只動手打起來。你一拳，我一脚，打到正熱鬧的時候，又閉幕了。這一本戲已完了。

記者看完了一本，已覺得有趣的很。聽見同座的人說：「還要接演『宋江取荊州』、『武松遊大觀園』、『劉老老三氣諸葛亮』、『孔明借西風』、『火燒梁山泊』」等名戲。但是記者已有些疲倦，不能再看，便出了夢舞臺，回到家中。

出了夢舞臺，也就是夢醒了。回到家中，就是睡在床

吳語探原

(續八十期)

程瞻廬

木閣 吳語稱呆滯爲木閣。木閣者沒覺之訛也。沒木雙聲(屬重唇音明母)吳人稱覺爲閣如「覺着」爲「閣着」「不知不覺」爲「弗知弗閣」是也。故沒覺變而爲木閣。

閣搭 吳語稱知曉爲閣搭。閣搭者覺得之訛也。吳人呼覺爲閣解如前搭得雙聲(屬舌頭音端母)故覺得變而爲閣搭。不覺得變而爲弗閣搭。

囂(軒挨切)抓(則挨切) 吳語稱人之能幹者曰囂。抓此健字之轉音也。吳人讀健爲伽健伽雙聲(屬牙音羣母)急讀之則曰伽緩讀之則曰囂。抓伽也。囂抓也。均健字之轉音也。

帝攀 吳語稱決計作此辦法爲帝攀。帝攀者抵拚之訛也。抵帝同音攀拚雙聲(屬重唇音滂母)故抵拚變而爲帝攀不抵拚變而爲弗帝攀。

新舊文豪

健碧斑紅館主



話說某處地方。有兄弟二人。並皆熟中文學。喜以文豪自命。長的名喚陶姆。身長不滿五尺。生得鼻直口方。翩翩丰度。專喜歡研究新文學。他兄弟也天賦異相。一身臃腫。兩耳垂肩。更是閉戶讀書。目不窺園。只是他們兄弟倆。雖是才高學富。奈無人知道大名。生怕從此老死戶牖之下。因此互相商議。後來議決。立志一同出外周遊。尋師問道。庶幾一登龍門。聲價十倍。那怕陶淵僻鄉的名。

得一聲苦也苦也。這當兒。

氣不再蟄隱。世界在文學界上占個重要位置呢。因此一搭一擋。立卽首途行了幾日。來到一處。忽見兩條大漢。攔住去路。左邊一個。生得相貌傀異。頭角峥嵘。身高一丈。腰大十圍。右邊一個。却瘦小得多。生得

文縑縑地。只是面上也露出一副狡詐的神情。僻鄉學富。奈無人知道大名。生怕從此老死戶牖之下。因此互相商議。後來議決。陶姆心想事體糟了。只叫

忽聽得那大漢大喝一聲道。何物小子。鬼鬼祟祟。敢到我大文學家前面張頭探腦。僻僻陶窩。一聽此言。不覺大喜。再不害怕。心想原來也是兩位大文豪。一碰就碰到了兩位自稱大文豪的。莫怪大文豪如此之多。倒要去見識見識。隨即走上一步。通報姓名。並且說出因為沒有名氣故而出來尋拜老師的意思。因此知道他倆也是兄弟。老兄名喚惡克斯。是位孝弟力田的長者。老弟名喚福克司。是個足知多謀的才子。也只爲有了全身本事。滿腹經綸。無人知曉。因此牢騷抑鬱。短嘆長吁。如今聽得僻僻陶窩兩位居士。有尋師問道的大志。不覺大喜。遂即也發一個狠要合夥同行。福克司道。且慢。還有唐苟孟苟兩位世

兄。也是我們志同道合的小說家和戲劇家。並且他們倆也早有求師顯名的志願。何不邀來商量同走。僻僻陶窩和惡克斯齊聲道。如此更好了。一路行去。豈不熱鬧。並且以後學成回來。現身文學界上。也好互相標榜。更不可缺。如此還請福克司先生去請他二位過來。福克司去不多時。早引了唐苟孟苟兄弟來到。但見唐苟身高半丈。面長一尺。兩眼及耳。兩耳招風。引吭悲嘯。聲如洪鐘。一表非俗。孟苟身不滿三尺。面目清麗。兩眼如電。彼此互仰高風。一見如故。當夜就宿在惡克斯福克司兄弟家中。並且會議求師計劃。當下陶窩就發言道。吾們尋師問道。無非是爲名譽起見。那麼現在足以壓倒儕輩。出出風頭。爲羣

崇拜者。莫如出洋留學。得個博士碩士頭銜。豈不是好。孟苟道。不差不差。我也附議。就是得不到博士碩士。得到了個學士。戴一只高帽子。我也喜歡。福克斯。二位所說的是出西洋。但是我想我們在於速成。不必長途跋涉。那麼就是東洋路近一些。況且他們文化學術。都要高出我國千倍萬倍。再加東洋人最與我們親善。邦交最睦。鄙見還出東洋的好。異日一紙文憑到手。如同萬道靈符。就是投身政界。也當大俸大祿。何況在文藝界中出出名呢。忽然僻竊起身反對道。不然不然。世界文化最早。當推我國文學最發達。也是我國。我們並非研究什麼科學。何必東洋西洋呢。當下他們六個人。却有了三條主意。幸虧

再沒異議。就此表決。主張出東洋的。祇是福克斯。一票。主張留學西洋得博士碩士學位的。是陶奇和孟苟。二票。主張不出洋。在國內拜大文豪爲先生的。是僻竊。是惡克斯和唐苟。三票。議決。自然少數服從多數。再議到那裏去尋師。唐苟道。背筋山乃最善之區。也是吾國文化的中心點。鄙意以爲我們須上背筋去。當下並無別人反對。全體通過。散會後。一宿無話。次早起身。六人一同出發。一路行向背筋而來。忽一日。已行近背筋山脚下。六位文豪。無不大喜。讓還孟苟火眼金睛。兩手搭涼棚。往上一看。大喜道。是了是了。不覺手舞足蹈起來。五人齊聲問道。老兄何故如此起勁。孟苟道。你看你看。這山上豈不有一座高大

房子。這房子面前却高高地寫着全國最高學府六個大字。那正是我們所日夜盼望景仰的目的地了。六個人就此爬上去。果然行近這所屋子面前。都看見那大門上釘着塊大大的牛皮。那牛皮上大書特書全國最高學府六個大字。惡克斯道。且慢。我聞我國最高學府。共有幾處。都是絕大的牛皮。最難分辯。切莫要上了當呀。僻癖道。不差不差。只是我曉得真正的全國最高學府。是大英牛皮。並非黃牛皮也。且待去看了看再說。果然。去看果正是真正道地老牌又大又厚吹不破戳不穿的大英牛皮。六個人並不遲疑。恭恭敬敬的進去。只見一人峨冠博帶。高坐堂上。六個人隨即俛伏座前。屏息以待。不敢仰視。

那人道。你們六人。是否來求文學。六個人齊聲道。是那人道。吾們這裏最高學府。各分科系。一個人祇可認定一科一系。你們各將學費繳迄。我再各給你們一張文憑。並不要在此地用十年八年三年五年的功。這張文憑。自有神祕奧妙不可思議的魔力。你們且各自認定科目。隨將學費交下。六人遂將學費邀迄。各自認定科目。陶癖最喜歡做個新文化大家。認的是新文學系。僻癖最喜歡做個舊文豪。認的是古文系。惡克司道。我祇要做個筆記小說大家。名聞當世。也便死而無怨。福克斯道。我也不過想做個香豔小品詩詞專家。得以在文學界中鬼混一陣。於願已足。唐苟道。現在長篇社會小說。最為流行。我也祇要

專攻其一。末後孟苟道：「我的性之所近，還是研究戲劇罷。當下那人就取出六個封套，套著六張文憑，一一頒給說道：『你們得了這文憑，速速回去開看，這中自有妙用。將來現身文藝舞臺，包管個個名聞海內。』譽滿全球，切莫等閒視之。那六個人都叩謝拜領，欣然下山。及至旅館，急將所得文憑拆出傳觀，只見那文憑都很美觀，並無特異之處。唐苟道：『吾們長途跋涉，茹苦含辛，化了多少銀子，並沒有學到一點兒學問。要這張撈什子做甚？說罷連連嘆氣。』孟苟道：『最高學府的名譽很好，決沒有上當之理。你祇看每張文憑反面，都有幾個小字呢。』於是大家細細一看，果正不差，只見惡克斯的是張筆記小說系畢業文憑，反

面一行小字道：『購聊齋志虞初志等書百餘種，收集二三十年前舊報紙，多多益善。要在脫胎換骨，含英咀華，加以附會，益以穿鑿，惟大忌直鈔。』福克斯的是張香艷詩詞小品系畢業文憑，反面的小字是『購商務書館辭源一部，中華書局人名大辭典一部，及王次回疑雲疑雨集，溫飛卿諸家香奩體詩集若干部。今日集幾首詩，明日摘幾條酒令，取之無盡，用之不竭。』陶瘠的是新文化系畢業文憑，反面寫着道：『作新體詩及白話文，須模仿西文文法標點，再加吹牛謾罵之功，愈長愈妙，愈嚙嚙愈唔咯愈妙，能多造新字尤佳。』僻瘠的是古文系畢業文憑，反面寫著道：『現在古文已經失敗，快快改造，速成之

法可將各種舊小說一一加以新標點新序文出版。上自紅樓水滸下迨玉蜻蜓白蛇傳。一生吃著不盡矣。』孟苟的是張戲劇系畢業文憑反面寫的是。』做文明戲三年。將各種說白打諢笑話摻入。聲譽自隆。』唐苟的是張長篇社會小說系畢業文憑反面

單單十三個字道。『嫖賭三年。拆白三年。做律師三年。』六個人看完了。無不眉飛色舞。恍然大悟。回家後。照了做去。果然名譽雀起。人人知道大文豪僻癖。陶穀惡克斯福克斯和唐苟孟苟的大名了。

隨便談談

高天棲

濟羣的立退腳腫丸。的確有神效。不比時下一班滑頭醫生一味說真方賣假藥。去年家嚴患腳腫病。差不多寸步難行。百般醫治。總是無效。後來我忽然想起濟羣有立退腳腫丸出售。何不試他一試。便寫信去購了兩盒。如法吞服。不到一星期。腳腫已完全退下。步履如常了。到現在不會復發。這不是名副其實的靈藥麼。我在這裏說這幾句。也算是登了一則誌謝的廣告。



滑稽
偵探

原來是他

趙仲熊

這一天航船上的客人真不少。約有近二十人。船艙又窄，差不多要擠滿了。行至中途，正在笑語雜沓之際，衆客中忽有一人下氣大通起來。頓時穢氣氤氳，佈滿一艙，竟比黃鼠狼還來得利害。大夥兒聞到這股味兒，掩鼻都來不及，齊道：「好臭！」一同譁噪起來，要查究那撒放的人兒。這個指是他放的，那個說是你放的。彼此都推到別人身上。自己却抵死不肯認賬。那真個撒放的人，也混在衆人中間，信口胡賴。好在他臉上又沒有字兒，誰人能拿到他的把柄呢？鬧了半天，那裏追究得出主兒。這件新發生的奇案，可是要請福爾摩斯或聶格卡脫大偵探纔

原來是他

二

能辦理的了。

正在嚷鬧的當兒。那後面搖櫓的老船公却聽見了他一面搖櫓一面閒閒地說道。請諸位不要鬧了。那撒放的人既經放了出來。這是無影無蹤的東西。又拿不到他憑據。落得胡賴。還肯願意自己直認麼。但這個人我却曉得在這裏。包能夠偵探得出來。衆人都呆呆地聽他說出那一個來。誰曉他說了這一句却不響了。

大眾經他這一岔。把話頭打斷。也就另說別話。不再提這椿事了。等了一會。船公見路程將次到達。便放下櫓兒。向客人逐個收取船錢。客人都解囊相付。船公陸續接到手裏。統統數了一數。說道。慢來慢來。方纔放屁的那位客人。船錢還沒有付出哩。那人慌忙立起身來道。我早已付過了。船公看着他笑道。原來方纔放屁的就是你……衆人都拍手哈哈大笑道。原來是他……原來是他。濟公道。那末這船公可算得是東方福爾摩斯了。

稷門萍梗錄

受生

遊濟南者莫不知有趵突泉。泉在呂祖祠內。人但知趵突泉。而知呂祖祠者絕鮮。泉爲三突狀。涓涓不息。或曰好事者以鐵缶三置池底。缶頂鑿以洞。伏泉眼上。遂成突狀。其說亦近理。

池成方形。南爲閱報室。北爲呂祖正殿。西爲四面亭。東爲放鶴亭。四面亭及放鶴亭均爲茶寮。有大鼓書。茶資甚貴。每人需銀數角。因水卽取之於

薦保之累

潘鉏農



我的父親在蘇州兼做了幾家糟坊和米鋪子的經理。在旁人眼光裏看起來。以爲他很得時。其實也不過僕僕終日依人作嫁罷了。起初還得些實在利益。後來交際廣了。手面闊了。應酬的費用自然也一天大似一天了。忙碌了三十多年。雖則在蘇州商界上有了些小名兒。論其實際來。仍是兩袖清風。然而鄉黨戚串。和相熟的朋友。都很不原諒他。告借銀錢。和託謀生意的事。幾於無日無之。他爲了這兩件事兒。和人商議交涉。鎮日的忙個不了。然而外間還有人說。

泉故可貴也。鼓娘多豫產間有濟邑者。藝亦精惡不一。惟因捧者之失當。遂令紅牙檀板間意有別用。有鼓娘

杜大桂者。名擅一邑。因某報載汚詞。浸及大桂。幾釀訟事。捧者愈重大桂爲人。咸謂在鼓界中可稱皎皎。但其人亦不過中下之材耳。濟人傾倒。吾不明何意。名泉盛地。清茗一壺。稍滌俗慮。不幸竟爲偷奴歌妓所佔。未至亭前。卽聞呼號之音。吾初聞之。猶以爲有鬥毆之事。趨視之。蓋座客方喝彩也。俯聽泉聲。嗚嗚然亦若感嘆。尤

他怎樣。不熱心。不肯提拔人咧。今年二月間忽然發生一件出人意外的疑案。也是受的薦保之累。我便將他寫出來。請大家評判一下子罷。

我在二月初旬到蘇州去。想同父親到鄧尉去探梅。剛巧要動身的時候。忽然車坊鎮上來了一位吳鐵山鄉親。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滿頭大汗。面如土色。氣喘喘的向我父親道。老哥不好了。你拖累着我了。我們見他這樣驚慌不定的神氣。也不知道出了什麼岔子。祇得安慰他。叫他不要過於着急。有甚麼事情。儘可慢慢地說來。終好設法。鐵山略定了一定神。然後說道。老哥。你薦給我那個姓周的朋友。我派他在分店裏辦事。分店生意清淡。只雇用了兩個夥友。除了這個姓周的。還有一個吳姓的同事。屋宇很小。兩個人是同睡在店櫃裏的。他們倆同事雖沒多日。倒很好。從不會有過什麼嘔氣鬥意

可笑者。則亭傍即爲閱報室。午後有通俗講演。講聲隆隆。與鼓聲相應和。講者聲嘶而聽者懵然。蓋座客藉室內之椅。而聽溜邊大鼓也。

正誼齋漫墨

明道

蘇城街巷中。近日英文補習館之報紙。觸目而是一至暑假尤多。攷其內容。則佳者殊寡。而教者之程度亦不甚高。稍有皮毛。卽欲開館招生。語云。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其亦知此意否。

見的事發生。不料昨夜三點鐘時候。姓周的不知着了甚麼魔。忽然起身。穿好衣服。開門出來。將左右隣居的門亂敲亂打。人家因爲夜已深了。而且天又很冷。沒人去問他的信。他見沒有動靜。就回到自己店裏。拏了一把切菜刀。掀開姓吳的臥被。不問三七二十一。擎起了刀。連頭帶臂的亂砍。姓吳的正在好睡的時候。痛極而醒。自然就極呼亂嚷。救命之聲。達於戶外。左右鄉鄰。早都被姓周的敲門驚醒。此時又聽了極慘的呼救聲音。有的就起身跑來看是什麼事。只見店門大開。姓周的已不知去向。只剩那姓吳的倒在地上。呻吟不休。他的頭部和兩臂都被砍傷。偏體是血。慘不忍睹。有人忙到我家報信。我就忽忽穿衣起來。走去一看。姓吳的雖是滿身鮮血。神氣却還清楚。言語也尚明晰。我便問他。你被誰人砍傷。爲了甚麼一件事兒。惹出這樣的慘禍呢。他道。我早已睡了。睡的時候。周友還與我談笑。

然此等補習館讀者甚屬寥寥。蓋無真才實學而欲教人者猶之學步之孩童妄思與人賽跑未有不顛躉者也。

吾儕作小說胸有所感遂執筆寫之。然感懷常與人同。余撰稿每先得題目記之一小冊中以防遺忘。但思念時多而握管時少。日久積多輒復棄去。前余欲作小說數篇。標名曰『向平願了』。敘述父母愛子之心。而一闋星期則知老友烟橋已有是作。又有一篇標名曰『忙』。欲寫世人之營。

和平常一樣絲毫沒有惡感。我睡着之後。也不知周友在那裏做甚。我正酣睡的時候。覺得頭腰劇痛而醒。但見周友不知何故拿了切菜刀向我亂砍。我忍痛呼救。可憐又沒藏躲的地方。更沒有甚麼器械可以抵抗。只得勉強滾下床來。攢在床底下。他方始將刀擲在地上。向後門逃走而去。我和周友既沒有宿冤。又沒有新仇。不知爲了甚麼緣故。不問情由。將我砍得這等模樣。我的性命恐也難保了。但是我死了以後。一家老少全仗你老人家顧恤呢。說到這句。淚流滿臉。情狀非常悽慘。我一面遣人四出尋兇手。一面去報告警察所。那把切菜刀也送去存案。自己連夜叫好了船。同受傷的人來蘇。現在已把他送到天賜莊博濟醫院去求治。據醫生說。受傷有十四處之多。受創太劇。流血過多。恐有性命之虞。俟他過了五天之外。能沒有甚麼變動。方有把握。此刻斷難保醫。老哥你想這事將怎樣辦呢。倘

營擾擾。自求煩惱。方起一開首而新聞報快活林社友瞻廬已先我登矣。

塵譚

曼陀羅室主人

蔑人種

據新聞報譯本埠西文上海日報謂美國之動物搜集家遜披氏最近在我國南部之蠻地發見一種奇人茲據遜披氏報告華盛頓之司米尼阿研究所云此種奇人面生濃毛一似犬面大概爲太古似人類之遺物遜

然受傷者能好那還可以沒事萬一受傷者有了意外叫我怎能對得住他的家屬呢況且他也有薦保必須向店交涉到了那時我也只得仰仗老哥出來料理請老哥快想個方法罷

姓周的是我父親店內一個老夥友的女婿從前却會有過神經病不過七八年來未嘗發過前幾年也是父親將他薦在閨門內一片糟坊爲夥今年新正因那爿舖子收歇了我父親又允了他泰山之

請介紹到車坊去的不料進店未到十天就出了這樣岔子論起這事呢既非走失拐逃原與薦保無關就是傷者無救也不過殺人償命然而現下兇手逃逸無蹤雙方的人都要向薦保要人却是一件最爲難的事兒現在頂要緊的應該從速尋到兇手兇手一有着落兩方自然都有交代了因此我父親便遣人四出尋訪兇手我們的探梅盛舉自然也因此打消大煞風景後來幸而那個兇手不久便

披氏並攝得照像一枚。俾便研究。現據學者研究之結果。謂人面生毛。並不爲奇。實屬一種病氣。是非曲直。尙待證實云云。按所言南部之蠻地。未嘗確指何處。余聞之友人云。粵南瓊州之澄邁縣。毗鄰黎人境。黎人通身生毛。不獨面部爲然。其色黃黑不一。

狀若猩猩。好穴居。不火食。但攝果實以禦飢。有酋長統率之。亦設爵官如漢儀。澄邁縣之南北各地。俱其境也。當地漢人。亦有與通婚嫁者。友言如是。美人所見。或即黎人也。

尋到了姓吳的傷勢也日見痊愈了。我父親爲息事甯人起見。便拿出幾十塊錢來。送給那姓吳的作爲醫藥費。這件事便從此和平了。總算是不幸中之幸。倘若周友無蹤。吳友無救。兩方面都向我父親要人。那末我父親倒不得不負一部分的責任。豈不是無妄之災。嗎。將來爲人作薦保的。倒不能不顧慮及此哩。

銀燈小記

鄭逸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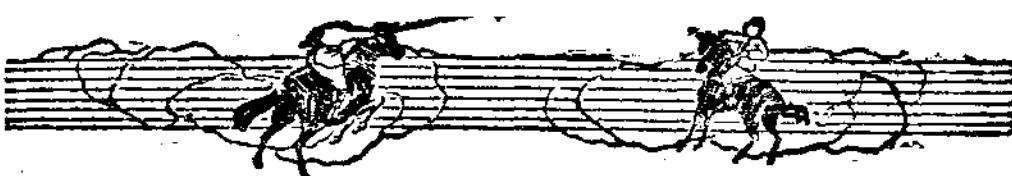
孕婦食鵝卵若干枚。則所產之兒可免驚風等病。試之。有驗者。婦女美容。用雪花精白玉霜等品多矣。按齊民要術。面患皴者。夜燒梨令熟。以糖湯洗面訖。以梨汁塗之。令不皴。法至簡易。婦女盍一試之。其功效或在雪花精白玉霜之上。未可知也。

第三十七回 未先生卜居柳仙村



第三十七回 沈道姑墓建藥王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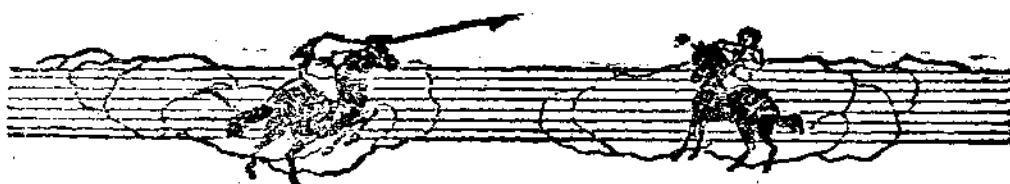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第三十九回 陸偉成折桂遇奇人 徐書元化裝指明路

話說朱復走近一家鋪戶門口。想打聽家家門外陳設香案的理由。見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年人坐在櫃房裏面。便合掌說道。貧僧初到貴地來。不知道貴地的風俗。請問老施主。此地家家戶戶的大門外都陳設這香案。是何用意。老年人打量了朱復兩眼。見朱復雖是個行腳僧的打扮。却是氣概不凡。卽陪着笑臉。抬身答道。師傅是遠方來的。原來不知道。今日是玄妙觀迎接御賜全部道藏真經的日子。襄陽府的陸知府大老爺三日前就傳諭滿城百姓要虔誠齋戒焚香頂禮的迎接所。以家家戶戶都在大門外擺設香案。朱復問道。玄妙觀在那裏。因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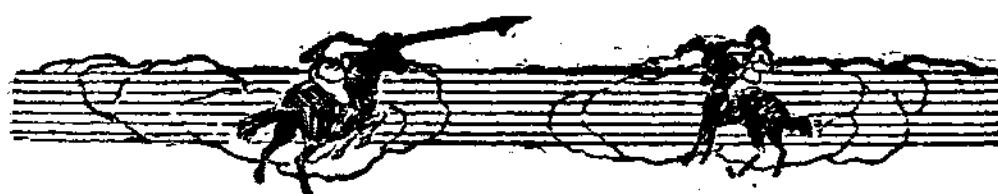
事。御。賜。全。部。道。藏。真。經。給。他。呢。老。年。人。答。道。玄。妙。觀。就。在。這。城。裏。觀。裏。
的老。道。爺。今。年。拿。出。很。多。的。穀。米。來。救。了。襄。陽。府。一。府。的。飢。荒。所。以。御。
賜。他。全。部。道。藏。真。經。這。是。襄。陽。府。從。來。沒。有。的。盛。典。師。傅。既。是。從。遠。方。
到。這。裏。來。何。妨。去。玄。妙。觀。瞧。個。熱。鬧。呢。朱。復。聽。了。這。話。也。不。在。意。更。不。
願。意。去。瞧。這。種。巴。結。皇。室。的。盛。典。當。即。謝。了。那。老。年。人。帶。着。朱。惡。紫。胡。
舜。華。兩。人。投。奔。藥。王。廟。暫。時。就。寄。住。在。藥。王。廟。中。這。且。接。下。於。今。須。另。
說。一。位。奇。俠。的。故。事。了。常。德。有。個。姓。陸。名。文。良。的。曾。中。一。榜。因。家。財。
甚。是。富。裕。陸。文。良。爲。人。又。天。性。純。孝。中。過。一。榜。之。後。就。在。家。事。奉。老。母。
陸。文。良。有。個。兒。子。名。叫。偉。成。生。成。絕。頂。的。天。資。讀。書。過。目。成。誦。六。七。歲。
就。能。信。口。念。出。詩。來。吐。屬。非。常。名。貴。雖。是。博。學。的。人。卒。然。聽。了。都。得。疑。
是。讀。熟。了。的。古。詩。陸。家。和。陶。文。毅。公。家。有。些。瓜。葛。陸。偉。成。在。八。歲。的。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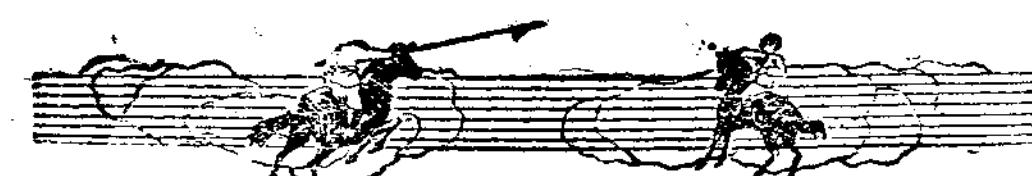
候。見着陶文毅公。很得陶文毅公的賞識。想帶在跟前讀書。這時陶文毅公正做兩江總督。陸文良自無不願意之理。於是陸偉成就在兩江總督衙門裏讀書。陸偉成的天資固是高到了絕頂。頑皮却也到了絕頂。祇在文毅公面前就循規蹈矩。一言一動都不肯輕率苟且。一背了文毅公的眼便和沒有籠頭的馬一樣。誰也羈絆他不住。白天不肯用功。讀書盡做些頑皮生活夜歸等一衙門的人都睡着了。陸偉成才認真做起功課來。文毅公祇要他功課做得好。對於這些舉動全不過問。總督衙門後面有個花園。花園裏有幾株丹桂。這年秋天丹桂開的極盛。陸偉成讀書的房子靠近花園。夜深讀書。一陣陣的桂花香風撲入鼻孔。陸偉成忍不住想折幾枝作案頭供養。然在黑夜。不敢獨去花園裏折取。祇得坐等到天光將近發亮了。能勉強辨得出途徑。卽獨自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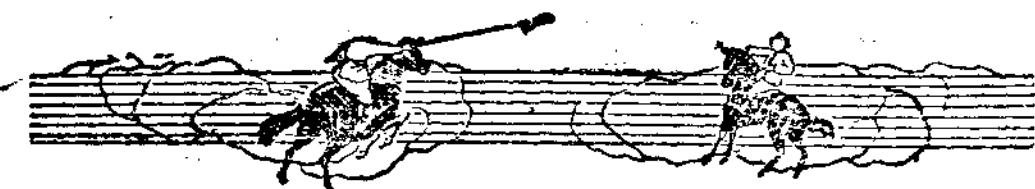
了書房。走到園裏。一看幾株桂花樹都很高。花枝離地太遠。自己身體太矮小了。攀折不着。但他素來是頑皮得能爬上無皮樹的。立在地下既攀折不着。他就把桂花樹抱着。慢慢的爬了上去。用眼四處張望。看那一枝的花最好。偶然一眼看見一件驚心動魄的事。原來花園圍牆之外。緊靠着一戶人家的後院。這時正有一個約莫是中年的男子。立在後院裏。披散着頭髮。用木梳梳理。最使陸偉成見了驚心動魄的就是這人頭髮裏面有無數火球。跟着木梳滾下來。越梳越多。這人好像並不覺着的樣子。此時還是曉色朦朧。陸偉成爬在桂樹上。和這人相隔又遠了一點。看不清這人的面貌。祇是既發見了這種奇怪的事。陸偉成是個頑皮好事的小孩。不探尋一個究竟。是不肯罷休的。當下也。不做聲也不折桂花了。就伏在桂樹桺上。屏聲息氣的靜看。祇見這人。



先朝後面梳了一會，即將頭髮覆在前面，彎腰低頭一把一把的朝前梳着。祇梳得大小的火球滿頭亂滾。天光漸漸的大亮，火球也漸漸的消滅。這人停了梳，將頭髮披向背後，抬起頭來，陸偉成定睛一看，認得這人就是在總督衙門裏當廚子的徐書元。平日陸偉成常在小廚房裏看見他辦菜給文毅公吃的。此時見是熟識的人，那裏再忍得住不做聲呢？遂高聲喊着徐書元道：「你頭上有火！」徐書元聽了，朝桂樹上一看，見是陸偉成，登時露出驚慌的樣子，雙手對陸偉成搖着。道：「陸少爺還不快下來？」萬一跌着那裏看怎麼了？說話時，匆匆將辮髮結起，從角門轉到花園裏來，問道：「陸少爺這時候獨自爬在桂樹上做甚麼呢？」陸偉成已折了兩枝桂花下來，說道：「我本是要折桂花，却於無意中看見你在那邊梳頭，你頭上怎麼有那門些火球亂滾？你得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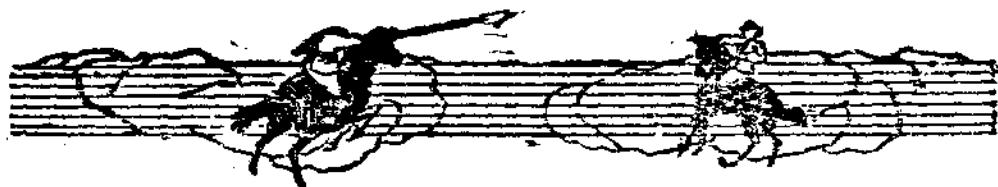


道理說給我聽。徐書元故意裝作不懂得的樣子，反問道：「甚麼火球亂滾？都滾在甚麼地方去了？」陸偉成的年紀雖輕，精明却是到了極點，當在桂樹上喊着徐書元，連說：「你頭上有火的時候就已看出！」徐書元驚慌的神氣此時見徐書元反問甚麼火球，即正色說道：「你不要裝做不知道，我親眼看見的，並且看了好大一會工夫。你想還瞞得住麼？」徐書元笑道：「那是少爺的眼睛，放花何嘗是我頭上真有火球呢？」陸偉成搖頭道：「不是我的眼睛從來看遠處都看得很的當，無緣無故的放甚麼花？你真要再裝假麼？」此時不向我說等一會我自有法子問你。」看來始終隱瞞得了徐書元，一聽這話臉上不覺變了顏色，好像很有些害怕的樣子。陸偉成得意的說道：「你這人鬼鬼祟祟的在這花園里，對我說有甚麼要緊？」徐書元起初以爲陸偉成是個小孩，客易哄騙。



及聽他說出話來，甚是扼要，便知道無可狡賴了。然仍不肯輕易說出來。隨口答道：「如果頭上真有火球亂滾，豈有不將頭髮燒落的道理？」陸偉成一手握着桂花，一手掩着耳朵，就走邊走，口裏邊說道：「你對我是不說的，你能始終不說？算是你的能耐？」徐書元笑着從後面將陸偉成的衣拉住，道：「少爺真會放刁，好！我說給少爺聽罷！」陸偉成回身笑道：「我親眼看見的，你還想抵賴？怎說我會放刁？」畢竟那火球是那裏來的，快說罷！徐書元道：「少爺能不將剛才所看見的情形對第二個人說麼？」陸偉成道：「你能說給我聽，並教給我梳頭的法子，我就不對人說無論甚麼人。我也不說你若仍是隱瞞着，不把法子教給我，我是要逢人徧告的。」徐書元道：「怎麼謂之教給你梳頭的法子？」我不懂得。陸偉成道：「你又裝假了！你用甚麼法子才梳得頭上有火球亂滾？你得將梳的法子教

給我徐書元道這東西少爺學了有甚麼用處呢陸偉成道祇看你自己有甚麼用處我學了便也有甚麼用處徐書元笑道錯是不錯但是少爺把學的話看得太容易了些世間也沒有這們便宜的事既這麼少爺要對人說儘管去對人說罷我並不怕甚麼陸偉成以爲徐書元是有意說得不要緊好拒絕自己要求的暗想他若真個不怕我對人去說他又何必做出驚慌的樣子更何必拉我回頭呢我逼着要他教我除了拿着要去對人說的話嚇他沒有旁的法子想罷鼻孔裏哼了一聲道你旣說沒有這們便宜的事我也不勉強你說完提了桂花就走以爲徐書元必然再趕上來拉住的誰知走了十幾步並不見徐書元趕來不肯回頭又走了幾步仍沒聽得後面脚步聲響忍不住回頭看時祇見徐書元已轉身從角門出花園去了陸偉成才懊悔自己不



該太硬，反把事情弄僵了。一時再想不出轉圜的方法，祇得沒精打采的回到書房，呆呆的坐着思索。他究竟是個天分很高的人，一回想徐書元所說世間沒有這們便宜的事，這一句心裏立時有一種覺悟，思量徐書元所謂沒有這們便宜的事，若不是說我不會送他的師傅錢，便是怪我要學的心思太不堅誠。他這頭髮裏面梳出無數火球的事，本來很不尋常。他一個人在後院中可見得不是有意使用幻術。若真個是這們就教給我，那也未免太不足貴重了。他的意思想我不對外，人說我若對人說了，他必然怪我益發不肯教我了。他早起立在那個後院裏梳頭。他家必就是住在那個屋子裏面。我既想跟他學這東西，何不到他家裏去找他呢？陸偉成自覺想的不錯，次日不等到天明，就到花園裏爬上那株桂樹。等候以爲徐書元到昨早梳頭的時候，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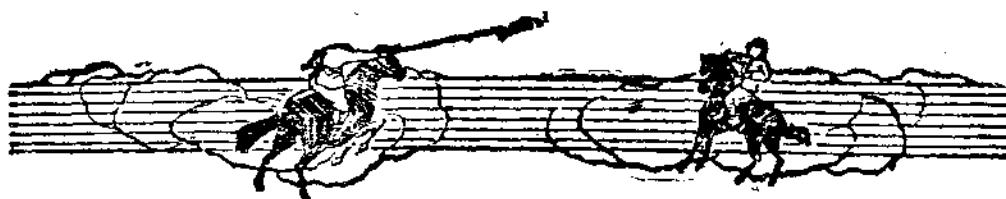
再出來梳頭打算趁那時過那邊去祇是等得天光已亮了仍不見徐書元出來這時因是清晨四面寂靜無聲陸偉成蹲在桂樹枝上隱隱聽得有人哭泣哭聲並不甚遠好像就在衙門裏發出來的暗想這時候衙門裏怎敢有人哭泣細細聽去能辨得出那哭聲是女子哭的甚是傷心又順着耳朵靜聽了一會不由得更加詫異起來原來那哭聲並不是從衙門裏發出來的發哭聲的所在正是徐書元家中越聽越確切陸偉成不暇思索隨卽溜下樹來也從角門走到徐書元後院就分明聽得是婦人哭丈夫的聲音了陸偉成也不管那婦人哭的丈夫是誰提高噪音喊了兩聲徐書元不見有人答應哭聲却被喊得停止了陸偉成又接着喊了兩聲卽見一個蓬頭粗服的中年婦人淚眼婆娑的從裏面走到後院來望了望陸偉成就掩面哭起來說道陸少爺



來。叫。徐。書。元。可。憐。他。已。害。急。症。病。死。了。此。刻。還。停。在。床。上。沒。衣。服。裝。殮。陸。少。爺。不。信。請。進。去。瞧。瞧。就。知。道。了。陸。偉。成。驚。問。道。甚。麼。病。死。得。這。們。快。昨。日。不。還。是。好。的。嗎。邊。說。邊。往。房。裏。走。婦。人。跟。在。後。面。答。道。豈。但。昨。日。是。好。的。天。光。沒。亮。的。時。候。還。是。好。的。呢。祇。一。陣。肚。裏。痛。連。醫。生。都。來。不。及。去。請。就。已。死。過。去。了。陸。偉。成。走。到。房。裏。一。看。祇。見。徐。書。元。直。挺。挺。的。在。床。上。躺。着。死。像。甚。是。可。怕。陸。偉。成。畢。竟。年。輕。胆。小。不。敢。細。看。急。忙。退。了。出。來。徐。書。元。的。妻。子。又。撫。屍。痛。哭。起。來。陸。偉。成。聽。了。這。種。淒。慘。的。哭。聲。心。裏。難。過。匆。匆。走。出。了。徐。家。仍。從。角。門。穿。過。花。園。回。到。書。房。裏。心。想。徐。書。元。不。像。是。個。體。弱。有。病。的。人。怎。的。祇。一。陣。肚。裏。痛。就。死。了。我看。他。家。裏。的。情。形。很。是。窮。苦。他。妻。子。說。因。沒。有。衣。服。還。不。曾。裝。殮。可。見。他。窮。的。不。堪。了。我。從。家。裏。帶。來。的。銀。子。還。有。幾。十。兩。不。曾。用。了。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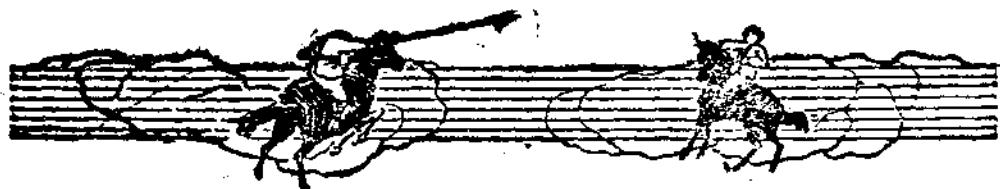


在我此刻也用不着多少銀子。何不拿來送給他妻子，好買衣衾棺槨，裝殮呢？小孩子的腦筋簡單，如何想便如何做。陸偉成當下就拿了幾十兩銀子，親自送給徐書元的妻子。衙門裏的廚子火夫都來徐家幫同辦理喪事。徐書元原籍是湖南武岡州的人，他妻子扶柩回籍合葬。門的同鄉人都湊送了盤纏。陸偉成見徐書元已死，頭髮內梳出火球的事也就沒把他放在心上了。仍舊專心讀書，直到十五歲的時候，書已讀的很博雅了。才回常德來。這日在常德城隍廟裏，無意中看見一個蓬首垢面的叫化，雖是衣服破舊，容顏憔悴，形貌舉動却還能認識，就是徐書元。陸偉成心中十分驚訝，思量人的像貌雖有相同的，然何至同到這樣一般無二？我記得徐書元鼻端上有顆川豆大的紅痣，這叫化鼻端上也有一顆。我若非親眼看見，徐書元死了裝殮在棺木內。



封了棺蓋。必將這呌化當作徐書元。世間沒有死了多久又活轉來的人。教我怎麼敢認他是徐書元呢？陸偉成看了這呌化，一會這呌化也像不覺着有人注意他的樣子。陸偉成竟不敢認。祇得撇了呌化走出廟來，才走了十來步，忽聽得背後有人喊。陸少爺一聽那喊的聲音，不是徐書元還有誰呢？陸偉成忙立住腳，回頭看得那呌化已跟在背後來了，對陸偉成作揖說道：「陸少爺便不認識徐書元了嗎？」陸偉成道：「怎麼不認識？不過實在想不到你還在這裏，所以祇看了你一會兒你也。」不像認識我的，故不敢冒昧。你怎的在此地成了這個模樣呢？」徐書元笑道：「並不怎的祇因這模樣很舒服。我動身回湖南的時候，承陸少爺送了我幾十兩銀子。我心裏至今感激，因此特地來常德謝謝陸少爺。」陸偉成見徐書元說話的神情與當年無異，忍不住問道：「你動身回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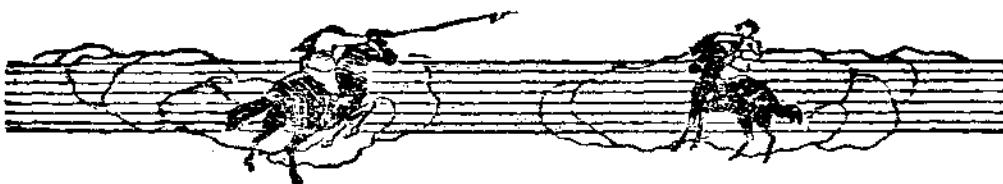
南的時候不是曾得過急病嗎後來在甚麼時候好了呢徐書元笑道。不瞞少爺說當日急病死了是一樁假事因怕少爺年紀小不知道輕重將那早在桂樹上看見的情形胡亂向外人說外面知道的人一多的說不定還得鬧出大亂子來那時除了裝死沒有旁的方法陸偉成此時的知識比較當年充足聽了徐書元的話料知必是白蓮教一流的。人登時又動了要從徐書元學法的念頭便仍和徐書元回到廟裏揀了一個僻靜的所在坐下來說道你當日不肯將那梳頭的法子傳給我。是怕我年紀小亂說於今我可發誓斷不向人提出半個字你可能放。心傳我些法術麼徐書元笑道少爺富貴中人要學這些邪術有甚麼用處陸偉成道法術有甚麼邪正用得邪便邪用得正便正徐書元聽了很吃驚似的說道少爺是有根基的人見地畢竟不凡不過少爺現



放着光明正大的高人在這裏不去拜師。我很覺得可惜。陸偉成連忙問道：誰是光明正大的高人？現在那裏？我若知道，安有不去拜求之理？徐書元道：少爺將來的造詣不可限量。我因感激少爺周急之義，不能不來指引少爺一條明路。從此西去二十多里，有座山名叫烏鵲山。那烏鵲山底下有家姓朱的聚族而居，老少男女共有一三百口人。公推朱鎮岳爲族長。這朱鎮岳在常德一府多祇知道他是個極正大的紳士，却少有人知道他夫妻兩個都是當代的大劍俠。少爺若能拜在他門下，學成了劍術，將來超神入聖的根基，就在此番穩固了。陸偉成問道：不就是一般人都稱爲朱三公子的麼？徐書元連點頭道：正是朱三公子。不過他此時已是五十多歲了。他原籍是常德人，但是他父親在陝西做官，他是在西安生長的。二十歲才回常德來。他單獨一個人。



押解二十萬銀子從龍駒寨起運逕回常德一路之上驚動了多少緣林豪傑也有轉這二十萬銀子念頭的也有聞得朱三公子的名不服這口氣要和他見個高下的祇是那有一個是他的對手呢惟有他的夫人田廣勝的小姐那時正避難在黔陽山中聞了他的聲名不服和他較量了半夜將他的腿刺傷了然而田小姐自己也免不得受了重傷那時朱三公子的威名在江湖上可以說得無人不知道陸偉成聽了這些話覺得很希奇好聽插口問道怎麼夫妻倒相打起來了呢徐書元笑道不打不成相識這是一句老話他們若不相打也不得成夫妻這事說來話長少爺能拜在他門下學劍詳情自然會知道的此時不必說他我爲報答少爺一點周急的好意特地到此地來指引少爺一條明路於今話已說明我還有事去不能在此久留了陸偉成正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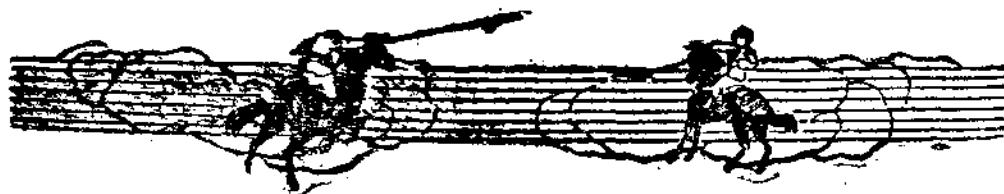
問去那裏有甚麼事。祇一轉眼間就不見徐書元的蹤跡了。不覺嚇了一跳。忙起身四處張望。祇見廟門口擁進十多個衙差來。各人手持單刀鐵尺。一進廟門就留了四個人將廟門把守。餘人衝到廟裏各自睜着銅鈴般的兩眼向各處搜索。有兩個將陸偉成渾身打量。陸偉成不睬。提脚往廟外走。這兩個衙役都張開手把去路攔住。喝問道：「你是甚麼人？你既在這廟裏應該看見那個叫化？」祇說出他此刻躲在甚麼地方。便不干你的事。陸偉成道：「不錯。剛才還見有個叫化坐在這廊下。不知怎的你們一進廟門那叫化就不知去向了。」那叫化犯了甚麼罪。你們像是來拏他的樣子。不知衙差怎生回答。且俟第四十回再寫。

冰廬主人評曰：本回又敘出二奇人爲崆峒派張聲勢並牽引出下文朱鎮嶽來。是爲文章過渡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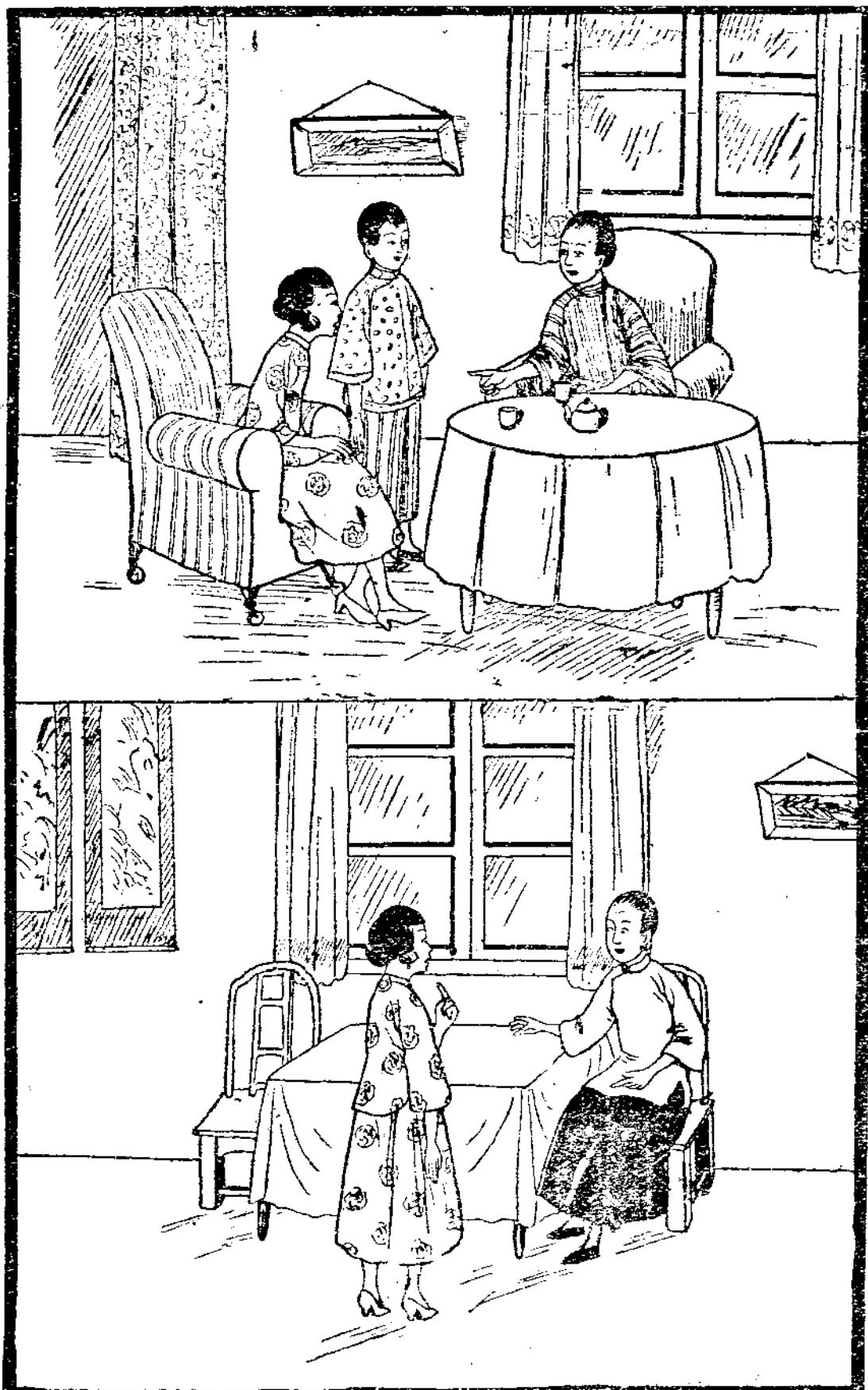
江湖奇俠傳 第三十九回

七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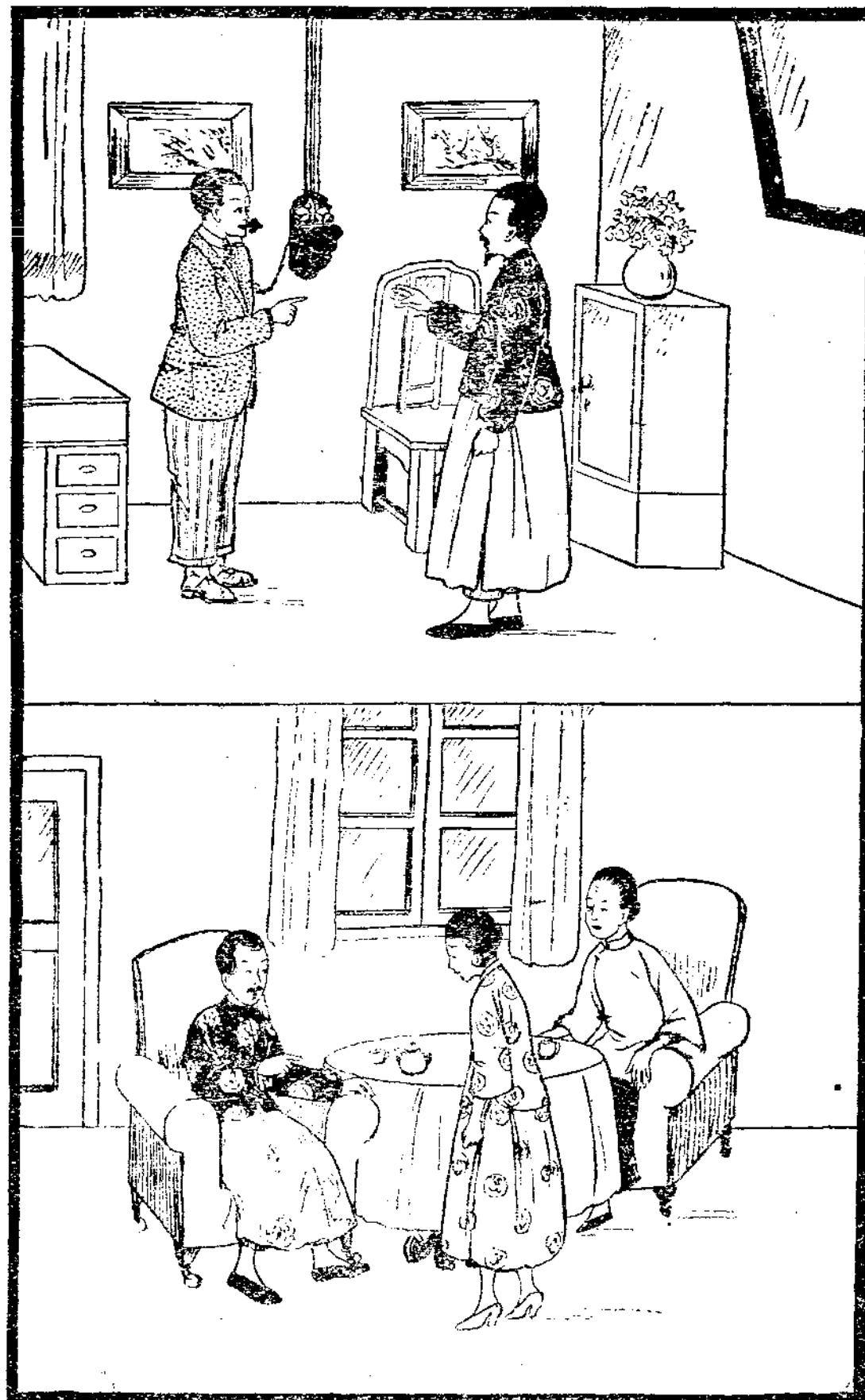
陸偉成小小年紀。能識徐書元之法術。要以教授。天資高人一等。
徐書元以詐死免禍智術之工。不亞於齧棗之鼠。可謂狡矣。



第八十九回 窮應付且走曹家渡



第八十九回 精籌劃仍落翻戲圈



旅行必備

凡旅客無分舟車臨行之時必備紅色清導丸一瓶於手提囊中爲要因旅客往往因改變水土或飲食起居改常致患大便失時或舟車暈眩多患大便塞結也紅色清導丸功能

平肝潤腸專治

大便祕結

疾能

頭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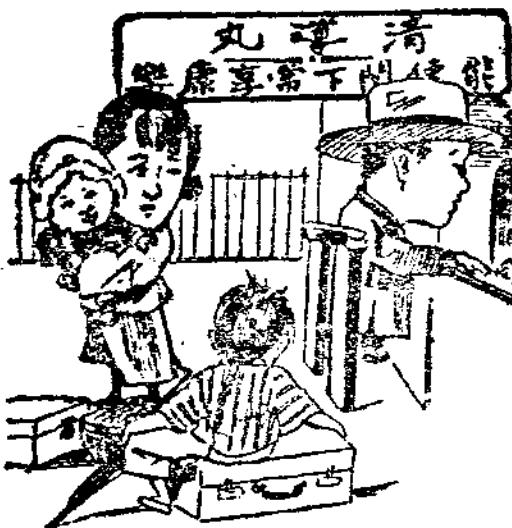
肝火上升

頭

暈嘔吐

口氣清潔

皮膚光澤且治痔



症痛苦可免痢疾腹瀉之患江蘇無錫北塘張亮生世醫來函云紅色清導丸蕩邪滌穢合製精良以少擊衆藥性質純和頗著奇功誠環球第一良藥也用敢介紹以申信仰之忱紅色

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郵力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烏 鷄 白 凤 丸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鵲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面仿單印有農商
部嘉獎一等獎章庶不致魚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頭痛四肢無
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
種德園監製各種國貨良藥

農商部發給一等獎章
甫
症雖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
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
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
一無二之聖藥也

(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
角單料一角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
料二角半單料二角半○著名良藥化痰止咳
橘紅半夏露此露專治諸般新久咳嗽
茶葉涎氣喘服之奇效每瓶一元○止咳
茶葉茶專治傷風咳嗽不論新久寒熱均
見神效泡飲利便每盒五角每包一角
湯火燙傷刀傷疔瘻溼毒無名腫毒大
有奇效大瓶一元中五角小二角○萬
應如意油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
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
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售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二角一角小五分函購即寄藥目過
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
路老巡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電話中央一〇六號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為合格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單向會計部索取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贈本期雜誌一冊或數冊
一來稿無論登否概不發還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香山路世界書局
紅雜誌編輯部收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編	理	編	輯	主	任	嚴	獨
全年	半 年	零 購	每 冊	印 刷	發 印	事 行	編 主	施	世 界	濟	鶴 羣
五 十 册	廿 五 册	每 冊	▲ 價	所	發 行	者	輯	上 海	世 界	書	
實 售 四 元	實 售 二 元	實 售 一 角	目 ▼	北 京	奉 天	太 原	海 閘	四 馬 路	北 虬	江 局	
外 國 四 分	日 本 三 分	本 國 一 分		長 沙	武 昌	漢 口	界	中 四 七 二	書 紅 屋	路 局	局
				世 界 書 局				二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策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割
大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商號盍速來乎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承印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上海四马路 虹屋中市 啟謹局書界